

莊子獨見

序

世事非奕也文字似之假  
如兩人對奕其下數子者  
必不能仰窺其落子佈局  
之妙龍門國手棋也漆園

仙乎弁者也兩人雖未交手而其譜具在自漢以來讀史者不甚煩註釋學古者亦往往類似何居乎南華老人著此絕跡飛行之

譜使龍門遇之僅舉其盜  
跖漁父諸敗著向鄭諸家  
不各演一角其欲解之也  
真不欲解之也僂乎弈者  
必有說以處之也友人胡

繩崖評釋莊子獨見吾未  
敢遽以國手許之也而其  
指點形勢隱見之際洞幽  
燭微仙乎奕者雖欲另出  
一奇以相詭而亦幾乎莫

或遁矣南華老人愛其著  
而喜乎懼其洩而怒乎胡

子當蚤已默契之矣

乾隆歲次辛未杪秋雲中

武啟圖義民氏題於端江

之虛白齋



莊子獨見自叙

昔子輿氏有言夫道若大路然  
豈難知哉是故六經之言道如  
天地之無所不包四子之言道  
如日月之無所不燭而設有雷  
之奮擊電之薄射雲之飛翔風  
之播揚震撼天地敵虧日月其  
謂有益於天地日月乎我抑有

損於天地日月乎哉莊子著書  
一雷電風雲之通於天地日月  
而無可端倪者也史遷涉獵廣  
博稱其學無所不窺似能窺所  
窺矣然後此讀莊者胸橫空語  
無事實一句實而徃靈而歸去  
精咀粒殆與棄以好詭者類將  
毋謂雷電風雲無補於造化而

僅以飾觀耶抑何袒莊者之同  
而異也余嘗即嗜莊兩時第知  
雷電之驚耳駭目風雲之娛心  
暢意頓然相忘無所於解浸淫  
既久他有會通目覩註家割裂  
凌轢夫食其本而忘其報與見  
其害而不為之利皆心所不安  
惟自諒薄植草薪林水耳年來

跨山涉海辛苦流離不能如古  
聖賢之樂天知命頗賴是書以  
靜定而深觀之有所所得竊喜起  
齋推魯莫能盡記碑札與衲被  
相似友人見而言曰子之功亦  
勤矣弦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其  
道將入於楊朱且子將以此自  
娛乎則默而存之可矣姑將以

起作者而俟後人則古之道術  
雖廓如天地昭穆日月猶貳賢  
者之經營表章况此起滅無端  
寢幻莫測之書而故聽狂瞽伍  
昂塗附於其間斯又與於狂瞽  
之甚者也余不得已而簡細別  
白聯絡其辭貫串其意約以該  
之微以顯之解其所可解而置

其所以不凡解縱未能捐日月而  
行而幽邃之中止時有絕徑路  
而通風雲之樂付之梓而願以  
獨見非敢曰冥冥之中獨見曉  
焉實欲由管窺而漸趨於衆著  
云爾

乾隆歲次壬申小除晉陵胡文

英題於端州之來鶴堂

莊子獨見篇目

莊子論畧共十條  
讀莊針度凡八則

內篇

凡七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凡十五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雜篇

凡十一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怒生之怒。如草木。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言其氣之流轉。或指爲鵬。風。便著實說夢矣。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此四語。欲合欲離。意連詞斷。游絲結絮。故能兩不着地。粘住常境。作解。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便成惡套。鵬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

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謂止。野馬也。野馬日中遊氣。唐詩窓裡日光飛野馬。本此。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生物之息。起初不過吹得野馬塵埃。天環。鍛。天之。蒼。蒼。用意奇絕。都與翼。若垂天背負。唉。剗。培。得厚。則可以噴吹。嘆矣。天。

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

青。天。謂。照。

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夭闕。是指風之不勝其任。非有折其翼而壅之者也。而後乃今將圖南。而後乃今。看去似爲着力字眼。其實時行時止。最得逍遙之境。

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  
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  
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  
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小知小年。  
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  
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此處若仍用大年接下便味如嚼蠅下。  
據轉彭祖一响。使人于言外領其神味。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  
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

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兩句亦不並列。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湯問語。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三句排下一句似排非排。動而。不板。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前後俱用勁筆而此句獨。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

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南溟北溟亦無住處。此是暗相照應。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人三句分應三段。致福則有名矣。必窓然喪而後無已。知效則有功矣。必陶鑄堯舜而後無功。辯榮辱則有名矣。必不越樽俎而後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立字與上出字降字俱得自然。而然之功效。不

假一毫之。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  
作用也。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蕩漾中着一解。奇妙不可。可。名。狀。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莫說已治。你就不會也。與我無干。是跌進一層法。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當底非子玉厄也。韓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

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  
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  
而不信也。連叔曰。然。隨手反接。正是然其狂而不信。看下文自明。非然接與之  
非妄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  
鼓之聲。豈惟形骸○接法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  
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  
世。斲乎亂。孰敝敝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  
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太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此段俱釋。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  
肯。以物爲事。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實如實之以土之實。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瓠種而成五石。喻道之成。道大則不能擒用。道微則不可用。故決裂而棄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龜音均。凍坼也。今言訛爲蟲手。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之請買其方。百金。方字讀信殊有神致。聚族而謀曰。我世

世爲洴澼絖。不遇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頤○宥○而○下○神○氣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得○大○道○則○河○藉○之○消。遙于城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教者即鼠。獢牛云。不。能執鼠。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喻是說大者或不如小者。則以材取禍矣。

罟今夫獢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

能執鼠。獢牛之材。而小者。則以材取禍矣。今子有大。

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材而小者。則以材取禍矣。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困苦皆出于可。用如狸狌是也。

逍遙遊三字。是莊叟造端託始之意。一經說破。  
不過棗兒甜。一着議論。已落架子裡。因借鯤鵬翻空而入。用去以六月息。句在雲烟。有無中畧。

影。一筆層層翻跌。筆筆盤旋。直追至以遊無窮。  
句微逗遊字。一枝滿腹暗折到逍遙。乘雲御飛。  
因逍遙而明。帶出遊字。窅然喪其天下。所以得  
逍遙之故。大樽浮乎江湖。所以濟逍遙之具。無  
用之言。惠施已說明喻意。而此却只就喻意還  
答。趁勢點醒逍遙二字。前段如煙雨迷離。龍變  
虎躍。後段如風清月朗。梧竹瀟疏。善讀者要須  
撥開枝葉。方見本根。千古奇文。原只是家常茶  
飯也。

۱۰۰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啞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倒句法。非昔之隱几者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用串華連下已立定賓主輕重之法。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

得此

一

折

婉

而

勁

一

○

○

○

○

○

○

○

○

○

○

○

○

○

○

○

○

○

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咷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呌者謾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隅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于風一邊下唱字竅一邊先用字各各奇特見是字法次第見是字法次第調調是樹枝大動虛音陪實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者字頓斷讀自有神味句其誰邪竅爲虛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言地籟也其誰邪吹萬不同即萬竅怒咷使其自己即衆也

尚爾無心。天籟豈可有心也。遙望言非吹也。句如長虹絲橋。若移言非吹句在。此其承喉噦噦。豈不甚明。而一峰飛去。另成山寺。尋常眼界。如何看得出。大知閒閒。小知間間。閒定靜安慮也。閒間探察。瑣屑也。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光明洞達也。詹詹與喚喚與喚沾沾同脩。幅幅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殺讀作等殺之殺。方二字閼照。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溺正解。溺于他徙或作便溺講。甚屬不妥。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老洫猶嘵。老洫雖有水而不能流動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

嘆變。慾姚佚啟。態樂出虛。暢則有。蒸成菌。鬱則無。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所萌所生已乎已。  
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不怒。非我。  
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  
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言可行者已信。而不見其形。者以真宰有情而無形也。  
五藏。亦指五行六律。後言。  
隨所配而信之耳。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  
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  
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  
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

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鬱然疲役也。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苦如芒然歸之芒。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妄以不知爲知故惟愚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言必無一牽扯惠子語便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一牽扯禁帶吹字嘆吁哎不貫。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

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即言詹詹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謂因彼曉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在物則無非彼。亦無非彼所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在彼自是之時雖不見。而其心未嘗不自知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以為是。即依彼所是。彼是方生之說也。彼之者。自以為是。如方生之說。非乎。蓋方生方死。雖本惠子語。而莊叟即因糧于敵。以破其說也。

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此三疊與孟子犬之性猶牛  
用意而彼用反。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  
撲。此用正接。

是也。不由不由已見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今辯者見有是處便是他的。遇見他的便是是的  
試思彼處一是非。此處一是非。兩處是非。一齊放

着。彼更從那處。悚出箇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

曰。莫若以明。彼是湏湏尋出箇此非的偶來。方顯得

罷了。是非兩忘。豈非道樞。從道樞而得箇環中的  
把柄。以應無窮。則辯者亦知是非之無窮。而掃除

繁○接○上○文○認○作○起○頭○者○

一切禁華之言矣。故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  
莫若因<sub>便</sub>其<sub>是</sub>憤<sub>憤</sub>。」非而明之，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  
馬喻馬之非馬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sub>天地一指</sub>  
萬物一馬也。直截痛快。正是無可無不可境界。  
善讀南華者，會心要遠。切勿扯定公孫龍作對証。  
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  
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蓮  
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惱怪。道通爲一。<sub>當于道則可</sub>  
當于道則可。參看何用相提非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  
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

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而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壺。而不知其同也。壺一偏也。為者自以為壺。而謂之朝三。何不知跳不出這個圈套也。

謂朝三曰。狙公賦芻。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彼欲朝四暮四。必不喜矣。聖人和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之以是非。即用此法。起。走。三側。朝三暮四。窮非亦一無窮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封疆也。其次以為有封

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道已虧矣。愛已忽。昭文排接三句橫甚。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言凡有所好者。欲以明其道也。起下非所以文之綸緒。終身無成。言其子復用惠施之。若是而可謂成乎。無用。入有情。之物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

乎。用力之專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言轉變不測而光輝閃爍。聖人非不能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聖人之辯才如此。諸庸况不及聖人者乎。則非所明而明之者可以喻矣。○愚端且用不着而寓乎言。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有有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

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  
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  
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上原着不得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謂之。即言

則算不一。與言爲二。

二與一

爲三。

自此以往。巧

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  
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一原不得有言。無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而字作則字講。有畛  
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  
有爭。此之謂八德。時俗之所謂德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

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通篇大旨俱在論而不議。議而之微意。昧者徒贊其尊孔全夫解其引用之故。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枝。道昭而不道。道昭既昭則不道。下四句一例解。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枝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

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  
伐宗膾胥教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  
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  
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喻辭者卑  
從上足與較惟脩德以臨之彼將自愧而廢然返矣

鬻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  
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  
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

哉。鯔不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猿猴不然也。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狡猾猖狂以爲雌麋與鹿交鯔與魚游。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叢亂。吾惡能知其辯。不知之中。却有真知全虧得起處。用活筆。故無滯相。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汎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

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不知只輕  
輕撇過。而

已透過紙背十重。緣有上面不熱不寒。不驚暗襯也。

瞿鵩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孔子聖人也。

也。

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

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

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

曰是高處跌下。黃帝之所聽熒也。黃帝聽之猶爲熒惑。而正

已緊合太早計句。

而正

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

彈而求鴟炙。吾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

日月。挾宇宙。釋遊乎塵。爲其脣合置其滑潛。從事

釋遊乎塵。爲其脣合置其滑潛。

不

於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范。釋不就利違害喜求參萬

歲而一成純。

雖無心却是聖人之功。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雖有功不見聖人之迹。二句釋無謂。謂謂。謂謂。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謂自幼出外。不知有家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

非于羅果  
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正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弔詭至怪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閽不明也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化與聲先有質在也。故若不相待。以言其微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天倪。天然之端。倪也。曼衍。猶蔓延也。窮年。消遣時日也。○化聲

五句從莊子因定本。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暗收住。不齊之意。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言不知是何年。說何話。儘着前待。天倪亦因之。

淵明詩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即此意也。

因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蛻蝶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蛇蛻蝶翼言輕微至難知其故也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化則無可齊矣

齊物論是言物之不能齊不可齊不當齊不必齊先將人籟地籟陪出天籟已影箇天然生就不能齊的樣子落到天籟用不知其所爲使三

句將齊不齊都提在空中蕩漾折到無損益乎其真見得不當齊之故又一路騰挪齊之之害順勢拋出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句使不當齊不必齊之故如旋波乍起愈轉愈深連用兩箇不用而寓諸庸使不能齊不可齊不必齊不當齊之處激得浪花墨瀟點滴淋漓然後拖出論而不議句明點論字餘綺繞出不齊之益樊然淆亂見至人未嘗置喙大覺難遇見我生何用自勞然則不齊則人皆放不下齊之則人皆分不開不如付之一夢齊與不齊請君自認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者俱不緣。督以爲經。督如家督長子之督。即齊物可爲。論中所謂一身之真君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生天所付人。所以所得之分。其實一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騁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諳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軒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焉。因其固然之惠。此所謂游於太虛也。

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  
於族。吾見其難爲休。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  
甚微。譖然已解。如土委地。土本地上之物。如土委  
地。猶行所無事之意。

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  
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  
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可疑處。止在乎出之速。哭之咄咄咽啜者。

而出。或解作不哀。是使後人而哀後人也。自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

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

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斬言而  
言不斬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所受即生之主

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不能盡其養生之道如被刑也。適來夫子

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人命係于天縣。解。二字而極指窮於爲薪。

言薪指刻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窮于爲薪。一以

而可窮也。見縣解不妨。

養生主。是言養生之大主。腦開手直。起生字反。  
旋養字。善惡兩層夾出。緣督爲經句。暗點主字。  
下四句飛花驟雨。千點萬點。只是一點隨用。庖  
丁一段接住。見養生者雖不隨無涯。以自殆亦  
不至畏物而離羣。惟養此一片清剛之氣。隨機  
鼓動。神遊于天理。則自不傷於物。明點養生二  
字。折到右師之介。將不養生的樣子。作襯末段。  
帶出一極養生之老聃。拈著一無關養生閒事。  
坐他最足傷生的過失。正見得養到老聃模樣。  
還須仔細非貶薄老聃也。通篇只首段文法略。

爲易明。餘則月華霞錦。光燦陸離。幾使人玩其文。而忘其命意之處。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

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死者滿國棄野。

蕉之枕藉而不可計。二語本只。死者滿國棄野

一意而分作兩層寫。文心極細。民其無如矣。回嘗

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以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

疾人來就治。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

曰。諤若殆往而刑耳。連醫先生病夫道不欲雜爲者爲之。不可醫者亦爲之。則吾之道雜矣。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憂而不救計。無所出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德既厚矣。而不用知。然未名聞。不爭未達人心。名雖聞矣。而不用爭。然未能使人感化也。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銜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

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言何用汝而汝求異于人乎。與上句對時。昨斷橋折板之勢。其過渡。反在下。王公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只隨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他始苟順之。後將何所底止。此段是名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樹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桀。紂。昔者。堯。攻叢枝。胥教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

求實無已。爭指叢枝。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聖人能勝是大槩說。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發其病而藥之。連醫生都要吃藥了。趣絕。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端虛勉一皆陽氣所充滿而發揚炫燿者。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案如按脉以求容與其心。容與安肆也。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此炫于外者乃日漸之德。不能有成。况有大德以化人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若執此而不化。彼將與我外合而內不能去其訾謾其不可也。必矣。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

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多救正之法而不為間諜以探人隱第可無罪而已。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

也。已先有心以感之。則人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  
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耶。易  
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  
輦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  
於耳心止於符。若聽止於耳。則心亦止於外。貌氣之符。喙得此一噭。勢力甚微。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  
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始得傳。未實自回也。得使之  
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盍矣。吾語若若。

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與孟子披髮纓。而漱洞意。發藥直應到醫門。多疾向不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知者矣。未聞以吉祥止。止上止下。止與不止。各異坐。與活死。字死。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馳各異坐。言必無噦。事也。如此講。終于上下文一外。於心知。耳目則任其安靜。影。應。化。字。收。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遽之所。

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慄○字○是○一○節頭腦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言皆有道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猶言無論成與不成也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莫說爨今連自已先欲清矣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若事不成必有人道之患

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  
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  
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  
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  
○句○橋○健○絕○倫  
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正請復以所聞。  
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

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羨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疑之也論語文莫吾猶人莫也楚辭莫好脩之害也洞意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史有法家傳其常情無即其言也卿卿句文法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秦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使不散漫而錯綜分明各臻其勝

者始乎治常卒乎亂秦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失其行者實喪也初意夫風波易以動實風波也無端以下供是不由動而趨危所以備次喪男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

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滿○擬

不發

拖筆不測

勢如勁角初調却妙在

神妙在

在

所。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

過。度。益。也。遷。令。勸。

成。殆。事。美。成。

在。久。惡。成。不。及。改。

可。不。慎。與。

暗應

懈字

前俱解其人事

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

故作不了語半之患此二句是

解其陰陽之患入神二句是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

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

過。不。知。不。自。

知其過也若然者吾奈之何遽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  
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  
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爲名爲妖爲  
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  
與之爲無疵此一句是主前後俱入於無疵是唯原其端然之故汝不知夫螳螂達之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乎  
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  
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不  
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

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賓中主是故其殺者逆也。是帶解一句。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  
輶盛溺適有蟻木身僕緣而拊之不時前二皆虛摹此句繞着。拊之撲殺僕  
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轍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  
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  
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  
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  
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

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  
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  
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  
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粗梨  
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  
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  
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  
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  
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  
譏。得。趣。絕。  
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

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弟子仍是前見之二句都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詣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故欲使人詣厲以自全雖不爲翦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比<sub>○生枝也</sub>。花同其所謂<sub>○虛步也</sub>綦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柂櫟咷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喚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

卷之二十一

果字直從上節落牘

己子蕎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失也嗟。

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樟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頸者解祭而解與豚之亢鼻者吁神也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撒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癰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  
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餼。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  
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  
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免刑便。是福。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不免。便是禍。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臨人以德。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唐荊川註。迷陽。晦  
則自窮也。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其明也。不晦。則傷。

吾善行。郤曲無傷吾足。下兩吾字見聖人之身。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人間世是言入世之難。顏回請行。是未知其難者。用往而刑。句一喝便將通體文勢一齊盤住。下復緊根本句。細剥冥搜。步步皆入世人所需。步步皆入世人所苦。外合而內否。雖稍進而為訾。多法而不謀。不及化而無益。然豈能終不入世乎。惟虛而待物。則萬物自化。吉祥止止而免刑矣。葉公之慄。是知其難而求免于難者。答語。

句句欲免其難却仍句句是難。入後點出此其  
難者一句勢如轂。弩離弦欲彫霜隼立于文之  
四隅皆能仰望此句顏闔之間是見其難而策  
以應夫難者然能則達之入於無疵不能則無  
驚怒之而已若是者皆以良材有用而為世累  
也苟如櫟社之樹商丘之木尚何累哉倘以人  
不能為艸木之無知則何不支離其德有材而  
作無材之狀所謂大隱在朝市攘臂其間又何  
患焉不然縱聖如孔子亦難免矣顏淵是未知  
人間世之難者故以發端孔子是備歷人間世

之難者。故以作結。想莊叟落筆時。胸次有無限  
悲感。借此以為發洩之具。而人且比于曠達。真  
瞋目而不坼山者。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元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曾用與仲尼相若句此處若複說一遍便同食鹽另起爐竈又為節外生枝憑空擲下中分曾已過身分一齊擡起俗眼止知抹下作陪擡高作襯豈知此種雙管齊下之妙地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正也直後而

莊子篇第  
卷之三  
未往爾立將以為師而况不若立者乎奚假魯國  
立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  
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  
將不與之遺遺棄也此二層俱審乎無假而不與  
物遷無形故不與物遷竇穆能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心成故能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  
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我之耳目即物之而遊心乎德之和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同○者○視○之○一○當○

○篇○承○

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審乎無假。以其心得其常心。不與物遷。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此句解上物最句。陪下正生以正句。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能正生是審乎無生。是命物之。化以後效驗。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二句乃由直大通體工夫。皆在此處用功。看作。開闢議論者。矇瞍耳。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前不懼之實以前爲雲。以自隱。下一轉。如雲中現其下。如龍之嘘氣。鱗爪。解此用筆。天下豈有保子。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

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假。同。選。人則從是也。從是。所以從之。

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申徒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

○是○有○德○氣○象○  
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猶與堯爭善。與堯爭善。思比德。于堯也。詐解未妥。計子之德。不足以  
自反耶。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苟審  
非獨足。不當存者寡。不審其過。非當亡也。暗罵他。此心已亡。  
餘者雖存無益。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  
德者能之。此三句虛說起下。見己尚未能安之。若  
法。非自矜。喻必時。咷咷。洗之以善。俱是對面噭。嗚  
有德也。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  
中者。命也。以必中。喻必得善。承上言。惟有德者  
能之。故我遊于有德之門。而期于必善  
也。舊註悞會上下文。作不刑者。倅免講。殊覺突兀。  
文氣亦不能浹洽。要知此節落在以。間。世。中。作。不。  
刑。倅。免。則可。在德充符中。處處宜人。以其全足笑。  
照德字。不宜於吃緊處講閒話也。

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憤。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  
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  
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內。謂。德。也。  
形。容。急。遽。羞。慚。狀。背。極。外。謂。足。也。不。亦。過。  
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曾。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  
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  
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尊。足。者。存。有。尊。者。存。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冷。語。遇。人。夫。天。無。不。  
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

是也。孔子曰：「正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元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諾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猶言尚早也。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弟子。正訓學于老子。若說「弟子」，便于上吓文不貫。彼且蘄以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言孔子所以爲桎梏者，乃至人之所蘄者。乃至人之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生來如此桎梏，則非務學所能脫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惡人與孟子雖有惡人同義。

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此便是效驗。特哀。知。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望滿。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指丈夫之思。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

寡人而行。富人。鄙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止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狃子。  
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煦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  
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  
形者也。言有使其形者存。雖惡駭天下。不戰而死。  
妨無使其形者存。則必不愛之也。連用三喻。是神不全者。  
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翫資刑者之屨。無爲愛之。皆  
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恐虧其形。而神亦不全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  
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  
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才全是應物不窮德不形則并才亦不可得而見矣故聞其和而不聞其唱。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兌悅也和至極爲微茫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永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以此爲美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覺夢現不測

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無脈。脈臂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甕大癰。一個是下缺。一個是上滿湊來俱極。天趣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

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形指而忘其指。德指德。長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謹乎大哉。獨成其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承上無人之情來 莊子曰。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亦承是非不常因自然得于身來 莊子曰。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

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選子之形。選字與左傳弗去灑選之選同。言加罪也。子以堅白鳴。

德充符是言德充于內而符見于外。偏借虧形者說起。一以見形不足以累德。一以見全形者更當奮勉。先用無形而心成句。虛虛籠起。旋轉到不與物遷。鉤出德字。遊心乎德之和。影出充字。保始之徵。撒出符字。旨精語鍊。滿山紅葉。幾於無徑可尋。若夫洗之以善。而形骸不知解其桎梏。而條貫始一。俱是德中所有。步武未唱。而常和。則以才而輔乎德。天鬻與天食。則德充而

無用才。若不知充德而徒思益生。則所益者形。  
而所損者德也。與兀者惡人無脹大癟相反矣。  
豈非天選其形而使之受罪哉。通篇細膩風光。  
遠行近折。倘執着剩水殘山。反錯過真源妙境。  
矣。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內篇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性之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即道也。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反之也。雖然有患。單承知人一邊。夫知有所待而後當。知人之必有所待而後定其當否如以下副墨之子諸階級是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

非天乎。倘所待未定。則且誤天為人。誤人。  
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隨  
不雄成。立也不暮士。事也不謀。若然者。過而弗悔。過而弗悔俗也。  
如昌黎詩云。乃知神仙赤賢聖護短憑愚。遯我敬  
在真人。則謂之過而弗悔。在昌黎。則謂之護短憑  
愚。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  
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  
踵。出許。多作用工夫。反失真人面目。衆人之息。以  
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  
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不為呼吸尊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勿忘不以人助天。勿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願願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極如皇極太極之言。宜于物而物莫能窺。其主宰也。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亡國亡人之國非自亡其國也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忘矣。有親非仁也。容不寂願不願矣。天時非賢也。非特似之矣。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適則失喜行名失已非士也。失已則難言。宜物矣。亡身不真非役人也。無故見役

于人以亡身。如  
下八人是也。若猶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  
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  
承與乎其觴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瀋乎進我色也與  
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  
乎其似好閑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  
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  
此即老子綿中裹鐵之學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

至。於。丘。也。丘。大。也。循。德。而。行。漸。臻。于。大。也。與。而。人。  
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好。之。弗。好。指。人。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一。  
指。真。人。所。宗。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一。  
其。不。一。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一。  
小。德。川。流。其。一。與。天。爲。徒。純。一。其。不。一。與。人。爲。徒。  
萬。嘆。天。與。人。不。相。勝。也。不。相。勝。言。兩。是。之。謂。真。  
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夫。也。人。之。有。所。不。得。  
與。皆。物。之。情。也。死。生。猶。夜。旦。由。天。而。不。由。人。固。物。  
已。起。下。况。其。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  
卓。乎。天。愛。衆。子。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  
之。而。况。其。真。乎。况。真。宰。邪。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響。以。濕。相。鴻。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此層觀與其  
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善生善死，累根化其道來。夫。藏。舟。於。壑。藏。山。  
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  
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大而心小而體，件  
件藏得着，當終是  
往。不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  
大。情。也。此理人所共見。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  
者。指真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物之所不得  
勝，而我皆有

神以在乎其中。此以天下之道善。天善老。善始善而藏于天下。正萬物所係。對。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峴。淪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

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  
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星。得道者亦不止于此數人。不過信手指點耳。

南伯子葵問乎女偪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  
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  
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才賦于天。道成于人。  
各有所長。不必定言聞道而不用才也。順着白文讀去自得。吾欲以教之。庶幾  
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

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三日七日九日。蓋所謂聖人以吹太。故能之。陽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生物死。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千磨百鍊而後成。是知人之所爲之功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聾許。聾許

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從空撰出許多名目。要亦是身體力行過來。非若後人妄為杜撰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人本無有。故以無為首。從此過去。故以生為脊。死則可以坐住不動。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閉中解。一句。意味點。游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匈贊指天。陰陽之氣。有滲其心。閒而無事蹠。

躰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物。軀。穀也。繩之說亦從此脫化去。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

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鎮鍤。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設喻奇絕。却惟樂天知命者。總說得出。強為排遣者。安能如此。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撓挑無極。即後面反覆之意。終始不知端倪。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戶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于禮隨手加一意字。不。多。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戶而歌。顏色不變。

隨手加一意字。不。多。子貢反以顯。

于禮上

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立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必欲強三教。為  
一家。反為多事。而立使文往弔之。立則陋矣。彼方且與造  
物者為人也。與造物者為人。與造物者一樣。而遊乎  
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决疣。潰  
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  
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  
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  
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立天之幾民也。雖然吾

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好名色人曰好名色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此指孟孫者未是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即哀至則哭之意。

若化為物。以待其

所不知之化已乎。

化為物。則形既化矣。若待所不知亦化。則連道心亦化。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物盡理。方將不化。惡知已化。不盡。

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且彼有駭形而無

損心。旦宅較夜坐品也。

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

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一虛句而奇健如此。惟漆園所獨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即我與我周旋。各寧為我之意。

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

不獨非之。彼不知。即代為原諒。彼亦不知也。

且汝夢為鳥而

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

乎。其夢者乎。

此喻言人哭亦哭。是率性而行。雖涉當塊亦然。若執定不當戾于天沒于地。于天沒于

淵是自以爲覺者。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簡之得。則有笑。排矣。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排而去化。一言不知不覺。

而去了此物化之心。乃能入于寥然天一之中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夫。堯既已字法峭刺。點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

亡其知皆在鑪鍤之間耳。言皆可以陶鑄而復之。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  
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  
大畧吾師乎。吾師乎。肇萬物而不為義。肇字宜作  
蠶。粉何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  
議。之有。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應遊  
其藩

海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君  
無終食之間違仁忘仁義則機心不存。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  
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禮樂不可斯湏  
仁義則機心不存。禮樂不可斯湏。去身忘禮樂則

粗迹亦捐。此莊叟功夫。次第不同於聖門處。

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

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默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此便是空所倚傍境界。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大宗師是以大道為師。舊說渾指大宗師為道。故不明而多生異說。入手以知天知人立局而帶真人真知句作紐。是脩至德而凝至道者。登假于道。至不以心捐道。乃一線工夫。以下襯貼點綴。層層跌出。正是層層翻進。正贊反贊分贊合贊借贊陪贊明贊暗贊濬發不窮。面面各異贊真人。所以贊道。贊道即勵人為真人。此其環結之微意。南伯子葵一段。是知人之所為者子。

祀子輿一叚。是知天之所爲者。子桑戶一叚。是知人而達于天者。孟孫才一叚。是知天而渾于人者。意而一叚。是虧于天而補以人者。顏回一段。是階于人而入于天者。子輿與子桑友一段。是知人知天之盡而爲真知者。脉絡本來井井。第以離合控縱。出沒奇幻。故使讀者迷于常徑。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內篇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不說明何事。下面

筆。嵌空玲瓏之至。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

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

猶藏仁以要人。

是君的根柢。

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

人。能哈吁天。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

氣象。

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

馬。一以己爲牛。

是良的。

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

始入於非人

○入○字○應○出○字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  
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

篤

妙解○淵

河而使蚕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猶言豈治外乎。

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

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而  
曾二蟲之無知。知不如二蟲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  
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安鄙人也。何問之不

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埌之野汝又何弗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帛林希逸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此即與造物者為人以內工夫特天根未明故重以此詔之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強物徹疏明慮有知學道不勸識多聞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比合其此三者可也言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人自聖易者之以技自累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起來只如胥徒貿

應句。刺毒而令。人無。

來田獮狙之便執驥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  
乎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  
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有  
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  
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

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  
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衆雌而  
子自喻未曾遇見敵手無從拿出本領來列子何嘗見而得之也而以道與世充

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  
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  
傳。神毛髮俱動。  
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  
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  
文萌乎不震不正。萌露也。露出不震故見  
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濕灰露出不正故見怪是殆見  
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  
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天壤天壤如息壤之壤一例看明其為生物之壤而非復純乎地文也。

于踵耳。踵即壤也。機即天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

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不齊只說其候忽變更若說變化不測則不待相第四遍而先逃矣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

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陰陽二氣迭相消長之機

也。鯢桓之審為淵

鯢桓鯢鱠之所盤桓也或謂鯢

鷹審如水之守土也審之

審之守也審之便與微有生機不相照

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機發於踵指鯢桓不齊震不正指止水不齊

指流水。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

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

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  
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用空洞無物之象。不  
知其誰何。因以為鈞靡。因以為波流。令靡波流俱  
看見壺子  
委蛇之象。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  
琢。復朴塊然。獨以形立。紛而封哉。紛纭一槩封佳  
反跌。以道與世  
危。一以是終。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橫立四  
峰別嶂。使觀者會意怡情。得其體勢。必欲卒連句。如遙  
前後鑿斷地脈。正漆園所慮。七日而渾沌死也。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

而已。夫應帝王之事，欲體而盡之，則其大無外。而朕兆之發，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有得之。之發。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有得之。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歡喜冤讐誰能看破然到得鑿竅時非特儻忽不知即渾沌亦不知也。悲夫！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欲寶盡開則天良全滅也

應帝王是言有王者起，即以此應之。諸解鶻突矛盾，四問而四不知，乃無言。無為大頭腦，恐落。

在空際故取泰氏做箇應之以天樣子正而後行則養在我之中和順物無私則任萬象之消息立不測而遊無有便是帝王之極功學問至此而後可以應之也列于一段是立乎不測的一步武無為名尸一段是遊於無有的工夫如此則天下皆相與於渾沌之地而應之以天則帝王之事畢矣奈何妄為穿鑿而貽害哉分而讀之則如十里蟋蟀泠泠入耳總而讀之則如幽澗泉鳴隨風斷續非聽之以氣無從領賞其毫

末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輕放一旬極慾揚傾宕之妙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遠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滛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滛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

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滛六律。金石絲竹。  
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  
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  
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  
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  
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輕○末○一○華○隨○手○帶○起○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  
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  
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鳬脰雖  
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  
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

仁義何其多憂也

人情即上五藏之情。性命之情謂木來而目也。

且夫駢

於拇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

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萬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

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

削其性

形則亦削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

其性也

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當然也

看此句奇橫

天下有當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

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

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

勤。句。作。界。鐵。鎖。橫。江。

下。此。一。喻。煙。波。無。限。蘇。氏。往。往。得。

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sub>落草超距</sub>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

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滅。非仁義之謂也。滅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滅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

德○用○能○其○在○內○之○極○而○氣○自○一○貫○

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仲○華○不○可○測○夫適人之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崔○仙○橋○之○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落圖義民同訂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覲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羲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剗之錐之。連之以羈。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櫞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

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繩而無痕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字法奇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鵠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

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斃斃為仁。踴  
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  
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  
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仁  
所以維持道德者也。禮。性情者也。禮。所以顯彰五  
色。所以節和樂者也。樂。所以彰五聲。所以顯文采。所  
以持定工匠。所以持定工匠。所以持定工匠。所以持  
定工匠。所以持定工匠。所以持定工匠。所以持定工  
匠。所以持定工匠。所以持定工匠。所以持定工匠。所  
以持定工匠。所以持定工匠。所以持定工匠。所以持定  
工匠。所以持定工匠。所以持定工匠。所以持定工匠。  
五聲不亂。孰應六律。五聲。夫殘樸以為器。工  
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  
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  
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  
倪。閹扼鷙。曼詭銜竊轡。如介介獨惡是之介。倪。閹通介。倪。怒視也。閹塞也。

○與○語○令○暨○儒○縮○舌○  
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仁  
所以維持道德者也。禮樂所以節和性情者也。  
五色不亂孰為文采。所以顯彰五色也。  
五聲不亂孰應六律。所以順聽也。  
○跌○聖○人○便○不○滯○不○剽○  
色○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  
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

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閨扼鷙曼詭銜竊轡介如介介獨惡是之介倪。閨通介倪。怒視也。閨塞也。

倪。閨。扼。鷺。曼。詭。銜。竊。轡。介。如介。介。獨。惡。是。之。介。倪。  
睨。通。介。倪。怒。視。也。閨。塞。也。

鬪。扼。抵。塞。衡。扼也。故馬之知而不能至盜者。伯樂  
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  
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  
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而民乃始踴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  
人之過也。

○只○用○淡○結○自○足

前○已○透○闢○此○處○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起。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接。固扃鑄。○落。此世俗之所謂知也。○憑空跌出知字。如海邊際。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故平。○堵。○挿入聖字作陪。

踏進

○前○後○曲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  
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  
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  
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  
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  
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  
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焦弱侯  
世有齊國。自田敬仲。叶。二世也。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  
至齊滅。王叶。二世也。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

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蕩弘  
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善人雖得  
而無益。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  
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

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跖得聖人之道而為害。由是觀之。善  
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  
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  
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

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正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說○大○盜○是○聖○人○化○身○矣○愈○出○愈○奇○呼○吸○叱○咤○反○覆○成○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逐○隨○也○揭○去○之○而○據○其○國○也○而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

禁。此重利益。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  
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  
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  
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  
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  
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攏工  
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此  
句妙若萬派奔瀉。削魯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  
之內。小如一峰。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此軒轅氏另是一君。非軒轅黃帝也。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

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跌宕風流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留筭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梁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韻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

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湍。  
貞。之。蟲。宵。翹。之。物。莫。不。失。其。性。舉。其。甚。微。者。而。言。  
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種。之。民。

種。種。朴。也。今。吳。楚。諺。言。朴。實。者。謂。之。種。種。打。種。種。即。此。意。也。

而。悅。

夫。役。役。之。僂。

役。役。奔。走。追。他。

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喧。喧。

之。意。喧。喧。已。亂。天。下。矣。

喧。喧。郭。註。作。以。已。誨。人。益。承。某。所。有。賢。者。意。來。或。訓。

作。多。言。承。俗。惑。于。辯。意。來。要。知。悅。字。是。承。上。誠。好。

知。來。則。喧。喧。宜。作。多。智。意。講。為。妥。且。與。恬。淡。無。為。

四。字。相。反。通。篇。頭。腦。

筋。節。俱。有。關。照。也。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  
滛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  
滛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猶言豈用治  
天下者哉。昔

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  
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  
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勤。苟。勤。

能二。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毗偏附也。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與尚書咎徵之說同意。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喬詰卓鷲。矯拂悖戾之意。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如。投壺角射之類。

說樂邪。是相於淫也。如歌舞動人。說聖邪。是相於藝也。

如歌如舞

說聖邪是相於藝也

離如  
明輸  
巧

說知邪是相於疵也

過使  
飾人  
啡掩

天下將安其

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

卷之三

性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售囊而亂天下也。鬻卷如  
向需墨

— 1 —

守。儉。囊。如。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

— 1 —

喜事更伸筆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

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虛束韻絕倩絕。

治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

[View Details](#)

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

—  
—

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五藏所以藏貌言視

[View Details](#)

聽思。人身之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居如尸之不測。神龍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炊累。熏蒸也。萬物自就。應。不。開。治。天。下。甄陶而非我甄陶之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人心好高。若一人其減之名。以故有善否相非。諸弊。而欲減。則人以樂居大德。不同矣。諸解于上下。吹理會。而上下囚殺。既不得。又不甘。或因苦。或爲通。或等殺。以爲變。淖約柔乎剛強。爭既不得。爭以不爭。得上居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

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淵而靜深藏也。天而天。不息也。儻驕而不  
可係者。儻與奮同。儻驕其惟人。心平昔者黃帝始。天。然。桀。驚。也。堯。奇。絕。  
以仁義。擾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股。脰無毛。以  
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  
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于崇山。投三  
苗于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  
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  
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爛漫。雜亂。

之意。諸解于大德。不同。句少。關會。

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  
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嶄巖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平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衍楊  
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  
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衍楊接褶也。仁義之不為桎  
梏。鑿枘也。桎梏必鑿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  
也。跖亦假曾史以文其奸。故曰。絕聖棄知。而天  
下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

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未得聞至道所欲。躁急之至。所以不待族而雨。不待黃而落也。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精氣不足。以固結。而僕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翦翦猶瑣瑣也。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但問治身則所操者廣矣。廣成

約而所及者廣矣。

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挹神以靜形將自正。此是由內吸外工夫。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此是內外咬嚙咷味。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是內外合一工夫。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遂致也。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手探月窟是躡天根到天地有官萬物。天地陰陽各足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其事與汝無干

自然。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自然之謂天。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  
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此化彼育。得此長。彼消。得  
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  
爲土。吾之道。何道。覆。申。上。一。句。奇。特。即天道而已。覆。申。上。一。句。奇。特。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不得道。而下爲土。則與百物無異矣。故余將去。入無窮之門。以遊  
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縕。  
乎遠乎。昏乎。當。向也。縕。同解。向我道而縕延。遠我能免也。諸解于下文盡死二字少闕會。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我之存

也。雲將東遊。喻欲施。遇。濟澤。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元。氣調和而澤方為有益。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雲本隨氣行止。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禮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

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  
迨至鞅掌之時。但見物皆無妄而已。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放依歸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儂儂乎歸矣。毒害也。問奈何。則害矣。儂儂軒舉歸也。諸解于吾遇之意歸矣。是鴻蒙欲去非教雲將歸蒙曰。意心養。養如中心養養之養與毒哉。一答同意。言使我心憂也。諸解助為附會。子下句處無為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解心釋神俱講不去。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

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津溟解心釋神。  
莫然無魂收拾至此是無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  
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指彼  
萬物乃是離之不知不離即離無問其名無闕其情  
物故自生將之事畢矣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  
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乎已也  
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  
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  
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

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不可以三字作雖未經意講。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正解不必喜同前只破其喜同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即道不溢。處乎無響。行乎無方。行所無事也。挈汝適復。

之撓撓。撓如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之撓。以遊無端。  
出入無旁。傍也。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  
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  
無者天地之友。第以形軀論之。則固大同。  
于物而為天地之友矣。  
俱聞發觀有者昔之君子然微有訓詁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  
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龐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  
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  
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  
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  
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

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精。一作迫。應於禮而不諱。接於

薄讀

冷句

婉而雋。

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sup>名不正則</sup>言不順。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

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  
兼於道。道。兼於天。通于天則無所不兼矣。故曰古之畜天下  
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剗心焉。易稱洗心較此雅致而剗字奇險。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窮乎其事心之大。醇實詁

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事心之大。不以小待其心也。為萬物逝。即事心之大。  
之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效。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禁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天下為已處。顯顯則明。明字與韜字相反。既明則不能。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合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也。鮮合

大字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素漸。即素立而行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誠則無不明矣。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

之。採之。感之也。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窮。生盡其天年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工德之人。無金石則不能有聲。無形。則不能有生。而無以立德明道矣。惟立本之德。而知通于神。則道明而德愈廣矣。若此者。心雖偶然應物。而隨感而動。形生俱不能傷。故形非道不生。四句承立之本原三句來。蕩蕩乎至萬物從之。承其心之出二句來。緣中間忽下王德者邪。一以句下。是開立德明道。上大夫註家目迷五色。不復能貫串血脉。昧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見人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聞人和魂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淵乎其居。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渺乎其清。故其與。無適不然。神承上而不帶下。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能感而時騁而要其宿。左

逢。大小長短修遠。時措之宜。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喻心好高明而失其玄妙之理也。

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多言

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三人皆索之于形似之際。故不能得。象罔則并形似而捐之。故得也。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燭歛。燭歛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燭歛可以配

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燭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

乃以人受天。彼竊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旣由生。由  
生也。而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承以人受天來。方  
且本身而異形。承其性。遇人來。言知有己身。而不能同形于物也。方且尊  
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  
物應。方且應衆宜。此五句承給數以敏來。方且與物化而未  
始有恒。蒙聰明窺知來。言逐物而不能守。一也。對而反用。倒句法。夫何足以配天乎。雖  
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衆父。喻君之師。言人可以爲衆父。則不可以爲衆父也。諸解全未  
理會。雖然一轉。治志。由他起也。亂北面之禍也。不可為臣。南面之賊也。不可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句難解。豈憂沒飯吃。爭家產乎。無味。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

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鶴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

至三患。即多懼。多事。多辱也。若以何辱句。身常無  
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  
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  
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  
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  
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  
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  
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悒悒平

耕而不顧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

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分出陰陽

五行。因此。生物無間斷。備動而生。物成。生理謂之形。

二句言在地成

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萬物一體。即鶴居。穀食之意。

其合。縉縉。縉縉。若愚若昏。是謂玄

德。同乎大順。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

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  
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  
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能食能行。  
聞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  
道。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俱是  
管不來的。有治在人。人有所宜治者。而忘乎物。忘乎天。  
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蔣閭苑見季徹曰。魯君謂苑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

季。子。貢。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如。卑。  
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  
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授。迹。者。衆。蔣。閭。勉。覩。覩。  
然。驚。曰。勉。也。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  
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  
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  
教。民。淳。淳。然。弟。之。哉。言。不。知。與。堯。舜。之。教。民。孰。為。  
于。未。句。聯。絡。不。上。欲。同。平。德。而。心。居。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

圍。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搘。搘。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耶。耶。同。仰。而。視。之。  
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牽。水。若。抽。數。如。決。  
湯。其。名。為。槔。善。為。器。為。圃。者。忿。然。作。色。而。唉。曰。吾。聞。之。吾。  
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  
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  
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  
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  
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  
失色頃頃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  
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  
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  
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  
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  
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  
猶言既可託生而不知其所之訖乎淳備哉是倒  
又可託民也

收上兩句諸解於託生與民句解得不明故使淳備二字落空。功利機巧必忘夫

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此是渾沌氏工夫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此是渾沌氏作用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諱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

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惟聖治故民得其視。顛而橫目也。諸鮮作人目橫生于面。可笑。願聞聖治。諱达曰。聖治平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使民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一人立極萬物近光。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羨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不知所為。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不知所失財用有餘。

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照字跟乘光來。曠字跟滅亡來。致命盡情。天地樂。鑄句奇偶。萬事銷亡。神人致命盡情。則天地亦樂其助化。而可以萬事無為也。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言物皆無所分別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言武王不生于有虞。評其賢否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時。故。罹。戰。伐。之。患。非。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

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  
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为仁實。而不知  
以为忠當。而不知以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为賜。  
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上句句是○主○下句句是○陪至德如此。何從  
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  
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  
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  
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搖○華○郊○勝○有

氏不遇從世俗而然之善之。謂已道人則勃然作如藥癆一般敷衍得過去耳。謂已道人。則淡而可思。色謂已誤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誤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美到衆散而後聚之。用許病者然聖人到是始終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底以為易也。徒通是非。夫為有虞氏之徒而通其。則亦衆人矣。而不自謂道誤與夫人之為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誤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彼是此非。則亦衆人矣。而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今仍指武王時子。

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

折。楊。皇。華。則。噬。然。而。笑。

此○脣○階○下○高○下○  
○不○止○句○  
折楊皇華俗音也。今樂曲有折楊柳歌。即此也。

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

二。余。鐘。惑。而。所。適。不。得。矣。

以二余鐘惑，即黃鐘而磬棄，瓦釜雷鳴之意。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  
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  
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  
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厲之人生子。則亦厲矣。何用視之。天下惑。則我亦不

得。祈。嚮。而。惑。矣。何。用。推。之。以。喻。所。  
以。推。之。者。偶。出。于。情。不。自。禁。耳。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所。

碎木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意亦  
跟以

天下惑來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

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願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

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

得○感○句○妙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固可以為得乎則鳩鴟

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鳩鴟善鳴不靖之鳥  
借以喻楊墨大有天

趣且夫趣含聲色以染其內皮弁鶡冠搢笏紳修

以約其外內支櫂於柴柵外重繙綬腕腕然在繩

繖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仕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卷之二十一

二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羲民同訂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銳。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

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平。中。道。也。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形虛。理實。實者倫矣。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任事者各責。其成也。無為則俞。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古。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

論意。俱後。

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  
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  
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  
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  
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  
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  
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  
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  
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漢文秦始其效之。淺而易見者矣。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絡。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

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推原。原省。省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當之。省。原。原省。省察。

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  
肖襲情襲情因其實也。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  
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  
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  
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  
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

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  
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未大也堯曰然  
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月照而  
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  
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  
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  
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

藏之以貽來葉也

子路謀曰由聞周

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中止其說也曰大謾願聞其

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  
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是此老氏跌進一步手誤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

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倡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嶧。林西仲註。食有餘而不養其妹故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貪取均可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識也。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郤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好名不受惡名奚自來。是老氏一線工夫。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與名者受其殃也

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非以有心而使人服也舊誦服訓行與前

吾心正郤少闕會

一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

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頸頸然而口闢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氣象欲馳動而持發  
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秦其知巧露于驕肆之中也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

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棟。棟同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

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  
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古人讀書會其有得輒欣然忘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總爲真解後世動言古人所未發而不知其已神與之化而不肯輕淺耳知者不言之語豈談鋒而已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一。問。二。答。果。得。有。趣。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老之字○下○得極○有○深○味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天運第十四

○三○句○言○有○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  
孰綱維是孰居無事○猶云閒不過也○舊解作無為○語意俱帶推而行

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

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高

施設之也。從高而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喜歡也。淫樂猶風起北

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  
風起北方則東西上三面俱應之彷徨搖動也今謬

言星動則翼日大風。蓋以氣。孰噓吸是孰屠無事。  
相感應。古今不易之理也。

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或解詔  
為招字。或解為巫咸名。天有六極五常。六極上下  
詔俱屬鑿空。何用解之。五常四旁也。常五

行也。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

楊用修  
曰。九疇

洛書治成德備鑿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

虎狼至不仁而

仁之性具在。如王陽明講良知良能。羣盜至其室  
譟曰。若吾輩者。良知良能安在。即命之解衣。至裳

不肯去。因示曰。此即良知良能也。羣盜悟而去。亦此意也。

曰。何謂也。莊子曰父

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

真然相忘。直至乎此。其中正有許多階級在也。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

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  
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指  
所聞。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  
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去之遠。喻至  
去。嘵。嘵。之。遠。故。曰。以。  
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  
使。天。下。兼。忘。我。難。從愛數到至仁階級甚遠。正發明過孝之故。  
夫德遺

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  
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

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并棄也。或鮮作兼并之并。于上  
文不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  
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  
行之以禮義。非然。分明。建之以太清。穆然。淵靜。夫至樂者。先  
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五德。常之德。應  
之以自然。夫入至樂者一段。將所以如此作樂之故。覆解一遍。堆雲疊翠。層層相間之法。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樂之變而兼道。一盛一衰。文武倫經。倫經猶。樂之變也。一清一濁。

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流  
聲中之變動。指其卒無尾其始無首。流光其聲終  
蟄蟲始作。即呢呢兒女語之境。驚之以雷霆。即劃  
然變軒昂之境。其卒無尾承蟄蟲句。其始無首承  
雷霆句。一死一生一儻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常如此而無窮。欲待其稍有間隙而下手。不可得也。安故懼也。吾又奏之以  
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短能長能柔  
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晚霞千里春色一林。往  
片一采。肖于陳迹者不能也。在谷滿谷在阤溝阤塗。郤守神以  
物為量。聲之所至。其聲揮綽。聲調闊緩。其名高明。節奏  
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從道即所  
謂之。吾

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  
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儼。然。立。於。四。  
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  
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當其流之無止。而。未。及。收。聲。之。時。也。夫。形。充。空。  
虛。乃。至。委。蛇。神。往。而。徒。存。其。形。女。委。蛇。故。怠。吾。又。  
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  
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曳。如。曳。兵。  
之。曳。不。曳。故。得。幽。昏。而。無。聲。也。或。形。無。聲。來。動。於。無。方。居。於。窈。冥。二句。跟。無。  
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  
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七句。跟。無。方。窈。冥。來。聖。也。者。達。

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  
天樂。無言而心說。此數語俱摹寫聖人。非好作  
閒文。正為下惑字張本也。故

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  
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安欲聽之。而無接焉。天地六  
極處處皆聲。從何處聽起。故曰無接。俗解承無聲無形來。視之。句既為牽附。充滿二句。亦屬落空。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終言以樂化物之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

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苟非得夢必有睞目之患也。今

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分作圉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兩層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

○并○作○一○居○  
○大○經○中○著○筆  
○禁○前○帶○後○

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

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

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

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不

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

猶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

，彼必齶齧挽裂，盡去而後憇。觀古今之異，猶後狙

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贖其里，其里之富人見

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贖其里。其里之富人見

之堅閉門而不不出。富人重遷徙故閉門而不咄咄也。貧人見之挈妻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以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

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一意作四層疊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不出不自用而隱不苟同而有主于中也。名公器也。人人可據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覲而多責人見我處此美名。則多相責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之采真之遊。采真至道必于此種境界。若度數陰陽。則非其所矣。以富為是者不能

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闢其所不休者前車不鑒覆轍尋蹈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

八者正之器也

救正戮民之器也

惟循大變無所湮者如寵

辱不驚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  
畏也以此為不然而必欲入于戮民之者天門弗開矣中則天門不開而不得聞道矣天

門道之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  
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  
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  
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是鵠烈解中妙句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  
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  
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  
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  
不能啞。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  
居而龍見。雷轂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

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既曰倨戒我。何前倨而後恭也。堂又曰。而後恭也。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子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一。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

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竅識之早也。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惛於厲薑之尾。鮮覩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慙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

為火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焦弱侯曰。鉤取地。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類獸。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鵠孺魚傳沫細要者。

孺。依戀也。細腰土蜂也。

也。

有弟而兄啼矣夫丘不與化為

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烏鵲孺是性須交合也

也。細要者化本異而其性易合也。有弟而兄啼本同而其性易離也。性既不同則我須隨物性而化之。我苟不能隨物而化物安能隨我而化哉。此種妙義天然臚列向來註家夢中說夢糊塗了事良可嘆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枯槁志甘淡泊

也。赴淵。潔身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

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  
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為壽而已矣。然好經樹。蓋勞動其筋骨。使之堅固。  
也。鳴好伸頸。舒翼。蓋運轉其氣脉。使之無害也。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極。如皇極之極。不立主名。而衆美自不能離也。舊解極字作底止意講。便于無忘句。妙照應。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

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襲掩其不備而入也。枚乘七發。

邪氣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

福先不為禍始

老氏居其尾不居其首。事成少受其利。不成非世所指名。陳嬰母謂

六此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

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灾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

生若浮其死若休

浮生二字本之於此。

不思慮不豫謀光矣

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

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

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

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人。古源頭活水之說。蓋為此故。天德之象也。天性自然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寶劍不如神不如

之精通。合於天倫。神形合一。而精皎皎。以往來。則能合於天理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素。即無不忘。境畧。純。即無不有。境界。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繕經營附會之意。滑沉溺擾亂之意。繕性滑欲已不可矣。况于上二句是賓下二句是主。看結處自分明。

俗學俗思乎。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

謂之以知養恬。恬即初也。知即明也。古人以無為惟以明養其無為而已。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

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以性之所有。驗於情而不謬。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內行之外體也。而復順乎儀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無仁義忠三者而偏行矣。禮樂則禮樂亦偽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不偏行而不冒物。使其失性也。闇晦其德也。承上偏字。悲下混芒字。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知與恬交相養。而成已成物矣。物必失其性。是反喝。此是正解。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即生而無以為之意。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不

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  
道以善險德以行道不離何用備善  
河保。行脩。然後去性而  
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同此心則  
以安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  
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  
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  
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  
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  
隱矣隱故不自隱言隱之故非  
自欲隱也。古之所謂隱士者

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即與一世而得淡漠之意。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諸葛武侯言亂世一法變。不求閒達如漢末諸侯是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如漢末人皆以辯飾知而至於不能存身者也。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非箇中人。不知其所以能傷之。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

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  
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  
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  
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  
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  
民。倒置猶顛倒也。  
與蔽蒙相應。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  
辯牛馬。揣大字無迹。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

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

一望不了故旋其面目也。

望洋向若而歎曰。

向若之歎較欣欣雖進一解然未免有徇外之意故結處詔以反真

後面許多機括皆以此句作紐。此處不繪出空濶氣象。則後面亦發不出許多議論也。

野語

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入縫中。若用意為之。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若不用意為之。此則將見笑於大方之家。緊頂補一句。言非至此。則身與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笑。終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篤。信之曲以。此句作主前兩句俱是陪筆。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以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

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

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曠空小孔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前過江河之流二句勢如駿馬絕塵猛加一勒方存乎見少二字則追風逐電而兼並驅安行之致行文此矣

解此其緩急控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經。自入化。○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承上而言欲重大。小而不寡。二句便見。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大知總攝下四段。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繩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證明今古。知時之必來。故雖遙遠而不悶。知時之必去。故雖可跂而不知。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始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上只平此即高一層落一下勢便。

○不○平○而○疑○圓○破○盡○矣  
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

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因其小不足為而求窮

自得矣。諸解味妥。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

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未可

畸重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

視小者。不明。無形不可闡。俱隨彼所見而云然。非可執為定極也。夫精小之

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彼既異便。則我亦可以隨便矣。此勢之

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

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正解至精無形二句。却又

是不解。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人借之則可。力能食則為之。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謗。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應到不期精粗處。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

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差參因其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此無定者以功觀之因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此定有者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此由無定而一定者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嚙讓而絕湯

將○貴○賤○暗○收○一○華○隨○即○帶○起

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  
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  
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梁麗。蓋衝城之具。如雲車  
然。故言器。或以屋棟言之。

非是。駢驥驛驥。一目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  
二。字。三。句。頃。肩。之。趣。加。珠。璣。瑟。件。件。耀。目。也。

技也。鴟鸺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貴賤。有時。

言殊性也。此二喻。微上。故曰。益師是而無非師治。治。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  
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  
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  
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

徒

三代以後。其奪者率假名于。默。默乎。河伯譽堯。揖讓征誅。莊叟之憾慨。嗚矣。何用。

桀

非。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

為乎

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

以道觀之。何貴何賤

是謂反衍。易無平不陂。城復拘則塞矣。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不。分別辭受趣舍。故多亦不知。少亦不知也。諸解附會。無一而行。與道參差。隨道

變化。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無意。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齊者。道也。短者。物也。

短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

孰短孰長。

長者。物也。

王仁弱

秋水第十七

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也。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與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遙接曲士以語于道來。北海焉。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未至則明其理。寧於禍福已至則安其分。謹於去就將至未至則慎其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

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躡蹻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蹻。騙而屈伸。形容明于權而不以物害已。反要而語極。帶言。知道者必達于理。此則所貴于道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矣。

夔憐。蛇憐。風憐。目。心。慕。也。夔謂

蛇曰。吾以一足。跨踔而行。予無如矣。足少難行。足多亦應難行。

矣。

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數也。尋常瑣屑。却有如許點化。總緣頭是道妙不可思也。今子動吾天機。

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躋踐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齧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也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就風之身分收住。目與心光景。令人自思。最有

餘味。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桀紂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

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訛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墮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劈頭用吾樂與三字起便將坐非一輩心胸活活畫出。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堦。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蚌與科斗。莫吾能若也。虷蚌屬是三者俱不能跳井幹。休缺甃而擅一壑者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墮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工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

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繫拘而不於是逡巡而

能動也。

於是逡巡而

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

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

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

堦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

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蚕

○完○又○夾○一○前○是○古○人○文○革○錯○綜○處

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堦井之鼃與且

彼方眺黃泉而登大皇即上窺青天下潛黃泉也無南無北無

然四解淪於不測即解心釋袖也。莫然無魂也。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始乎不可見聞而終于無物不有。

子乃規規然而求

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

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

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咷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

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  
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  
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  
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  
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鵮。子知之乎。夫鵷鵮發於  
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  
泉不飲。於是鵷得腐鼠。鵷鵮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

○一〇難○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加一再難。  
○百尺竿頭莊子曰：請循其本。謂從頭算起也。子曰：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故為相難。是欲故也。我知之濠上也。無以異也。再解。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筆勢嶄嶸而意象瀟洒。大似關尹。

御寇手筆。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

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

其為形也。亦愚哉。本求逸樂而反生憂懼。非愚而何。夫富者苦身耐人多少咀嚼。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恐死也。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古人戒子之言。所謂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吾欲使汝為善。則我未嘗為不善。即此意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蹲循。蹲俟而循其所為也。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

無有哉。

前言不得不樂。四層言得之亦不樂。或折。

鑿是至樂之外。又有個活身。如北穿之外。另有一個至樂矣。殊屬

今俗之所為與。

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

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詮詮然如將上而四等之人虛慕一輩。將不得已而皆曰。

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

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

樂。無俗之所。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

談笑而道之。

通首主意。

樂謂樂也。

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

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

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

芒芴猶恍惚也。

而無從出乎芴

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職職並育並行。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起處數奚字是翻起無為此是正結。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歌字

熙字哭字。是文中線索。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熙然。熙感觸也。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

莊芳之間。莊芳二字。承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

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

前言無生此言不死  
俱加一倍渲染法。

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

晉人極善玄理而情之所  
往往往自累。此所以學莊

而僅得其膚末也。

自以為不通乎命命也。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正崑崙之虛黃帝

之所休。

人死則

俄而柳

癆也

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

者假借也。

生非我有  
而况柳乎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生者塵垢也

言離附不必挈定算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

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雖化及我亦不  
妨而况柳乎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然有形搬以馬捶因而問

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嗜欲而死將子有亡國

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刑罰

將子有不善之行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

而死

將子有凍餒

之患而為此乎

飢寒而死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衰邁而死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

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

細玩此句及結句本

旨自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

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

體以天地為春秋

猶從之意

雖南面而王樂不能過也

南面王樂第言從容自在之意生人之累究不能免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

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  
知識子欲之乎觸牋深賓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  
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  
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  
問昔者管子有言正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  
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暗喻齊侯不足與深言大道也夫若是者  
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  
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燭人神農之  
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惑人

則死。指顏回。攖暴人而死。看孔子有憂色。句自明。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鶩。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柄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鮚鰐。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詭詭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故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賓。小不使之懷大。義設於適牢。以養鳥具。是謂條達。而福持條達。則人不惑。不奏韶樂。則已可保。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撓蓬。撥開蓬。

之曰。惟子與汝知。冥冥之中。獨見曉而未嘗死。未

嘗生也。死非真死。若巢養乎。子果歡乎。

宣茂公詩。養如中心。

養養之養。憂也。此說正與下句歡字。種有幾得水相對。他註作安養。生養俱屬支離。

則為墮得水土之際。則為蠹蠣之衣。

此二者為生水中之草。

於陵屯。則為陵舄。此數種。大約言人既腐而為土。

土化為人。人化為土。以見未嘗死。未嘗生。而死者不必養。生者不必歡也。諸解脫空衍釋。反將正意

擋起。真買犢還珠之見。

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

此二者為陸地之草。鬱棲。

猶煩壤也。烏足之根為躋螬。其葉為蝴蝶。躋螬食烏足之葉而化者。蝴蝶食烏足者若脫其名為鴟掇。躋螬。鴟掇。皆蠕動之物。鴟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輶生乎食醯。黃輶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罐。由斯肖韌之物。腐罐七者皆羊矣。比乎不筭。筭同筭。不筭。竹也。久竹生青寧。羊矣。草近乎竹。而能使之不筭。生而之死也。久竹生青寧。死而之生也。青寧或解為虫。究屬附會。關之。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說。正。是虫。皆鼠肝。隨天付與境界。詎或于馬生人下。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消長之機也。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如世之服术餌丹。皆務生之噲者。也。達命之情者。自人所得謂之生。自天不務與天壽不二。知之所無奈何。洞歸而殊途。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外丹有何效驗。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达者。有之矣。郭註守形太甚。故生亡。最得莊叟針砭養性。喙本旨。時解以富貴夭折。行屍走肉等語作証。莊叟當日豈暇為屑沽兒細說邪。殊屬贖贖。生之

來不能郤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世所謂養生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必不能免者而後為之如寒欲衣飢欲食是也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不以世事為務即下所謂棄事也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與彼更生言憑他把我變做蟲臂鼠肝故下文遂用遺生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緊接諸解枝葉何用養哉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不失其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合則成體散則為物始惟形精不虧者乃能移

造物之權而不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可以贊天。  
隨物以澌滅也。精。天地之化育。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如列  
云。何謂火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揮斥八極。神  
解作乘雲氣。則與慄字不稱。或引伯氣不變是也。或  
昏無人。高山之嘵。吁。行。字。不確。請問何以至  
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氣言  
既守得專一。則不與萬物相感。名非如時。解身外  
之身也。蓋身外之身等說。是後世方士添出。漆園  
學問。所謂不導引而壽者也。玩下其袖。無郤。物  
奚自入。便明。居予語。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  
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知巧果敢之。不是  
色而已。終為迹象。所累而已。則物之造乎。  
呪以先呼物。是色而已。此物字指工夫已就。現成境  
不形而止乎。無所化。界而言。不形。所以能入物也。

無所化。所以夫得是而窮之者。是此種工也。物焉得能不碍也。夫得是而窮之者。夫境界也。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所以無所化。故端。端。魄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無端之紀。所以不形之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至此則立乎無厚。入有間。入物而不為物所入矣。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而平。便。不。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運。觸。物。而。不。憚。看去似單承牒字一邊。其實彼運也。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天。如。先。聖。

人藏於天

藏于天。通乎物之所造也。

故莫之能傷也

復讐者不

折鎬干雖

有忮心者推廣而

不怨飄瓦

帶一喻為莫。作詎。是以

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

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

也

言之。以此。作詎。

而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開天者德生

人者賊生不厭其天

不忽於人。敢也。天之天。知巧果

藏人者賊生不厭其天

不忽於人。敢也。天之天。知巧果

氣之守也

不厭。不閒。其民庶幾用其

藏也

忽。不輕用也。民幾乎以其真

真。與前節反

以相

天。俱在題外作結。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痁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掇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

道方作。兩。層。陪。寫。

曰我有道也五六

拾

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

錙銖

也

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

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櫟之也吾處身也若櫟株  
拘株<sub>櫟株</sub>根椿也昌黎詩寧豁斲吾執臂也若  
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  
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殆僂丈人  
之謂乎此段亦根純氣之守意來

承蜩尚然養生可知矣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  
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  
夫沒人沒汨水也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即目無全牛亦知止而行之意

而神欲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

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舍中意也。惡往而不暇。此以若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殖其神也。以操舟之以身試險也。凡外重者內拙。帶解一勺結出主意。見守形太甚。則生機不遂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籌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即吾儒所謂克己湏從難處克起也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潔清不欲招人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易近人不欲招外鬼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心入則身不湏藏身既出則心不湏陽諸鮮固吞來全未理介而守柴立其中央心有心而作無心之用中立矣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功

而曰名極是進一層演進法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

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

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筭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

三月繫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

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

錯之牢筭之中自為謀字妙有神味曰則苟生有

自為謀不着

軒冕之尊死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為之

豚楯如幕

範唯之就座被戮聚儻如

爲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

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涕泣而導誰復更

一片熱心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譖詔爲病。譖詔神魂以不見不病。不寧而誑。語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教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不然。管仲何以不見不病。夫忿濤之氣散而不反。則足委靡不振也。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爲不足。忿濤鬱滯也。不足委靡不振也。中身當心。則爲病。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如譖詔。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沈舊註謂水注。其實據煩壞諸字而會意之耳。非有他據也。龜有髻戶內之煩壞雷霆處之。煩壞。煩熱之所積也。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龍躍之。倍阿鮭龍俱鬼名。林獻齊泥上文。指為屋中之鬼。則下文又何說焉。要知告教本意。原說處處。

是鬼以

悟桓公也。

醒。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水有因象。

正有峯。

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

公曰請問委

蛇之狀何如。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轍紫

衣而朱冠其為物也

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

立見之者殆乎霸

桓公瞿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

見者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

去也。

紀濬子為王養鬪雞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虛憊而恃氣

未見敵而思鬪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似見敵而欲鬪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既見敵而敢鬪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雖見敵而吓囁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連贊數句收。正與前十日之問。互相  
關照。其機括不可以皮毛味之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鼈鼉魚  
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  
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聖人何以異于人哉。絕近人情之舉。數百  
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  
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  
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齊。臍同水  
之旋似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不為私以不參  
之也。

已意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斯時不知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斯時亦不知。知吾所以然  
而然命也。斯時非但不知有水也。

水。并不知有我。也。

梓慶削木為鏹。鏹成見者驚猶鬼神。鬼斧神工也。魯侯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  
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鏹。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  
此。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  
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  
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

○倒。向。法。

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鍊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拘此一句。華勞勁折百倍。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六轡如組也。所以使之鉤百而反敗也。顏闔

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

故曰。敗。此言雖小。可喻大。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

臺一而不桎。一則易至于極。不桎。忘足履之適也。

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一。不。  
外。從。如。沃。雪。不。桎。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

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  
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遇。世賓同。擴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  
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  
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  
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長而不宰。長  
育萬物而不自恃。長而宰。故答之如此。今汝飾知以驚愚。修

莊子 猪山 卷之二十三  
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  
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  
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  
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  
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  
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  
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  
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  
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  
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惑字愈覺洗刷得活相

添出是二字作襯

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此句連下句讀則平陸而已矣。

今休歎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巖以車馬。樂鶴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  
句讀斷另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有神味。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  
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  
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入籠絡則能鳴與不能鳴者。所差亦不遠矣。但人不能不入世。即山中之木。亦在世間耳。借此發端。蓋

人間世之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  
餘慨也。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  
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  
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言易成似是而非之境。非自說自駁也。

故未

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

浮遊謂不用意于其

間。而任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無譽訾則人不得而榮辱。一龍蛇則

我可得而屈伸。謂當為不材之木。則為不材之木。

當為材鴈。則為材鴈。故下文緊接與時俱化句。諸

解未見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已到時中地位。則

無肯專為。反若落後一局矣。然恐有如子莫者。執

材與不材之也。而定其體。則誤矣。故又曰。無肯專

為。上文下。即浮遊之意。和。如太元氣之和。故下文遂言

萬物浮遊乎。萬物之祖。物而不物。於物神通乎鬼。  
之故則物且藉之以為。消息而不物于物矣。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  
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入世之故。大畧盡乎此矣。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  
則虧。賢則謀。材之不肖。則欺。不材之害。胡可得而必乎。  
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  
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  
不說出所患。何事。并所以患之故。益所患。市  
即在所行之中。謬所謂說不出的苦也。市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隱也。約窮也。饑渴至于隱約也。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胥疏于江湖相遠而至于江湖也。諸解添出遠于人。則本文字于字反落空。定也。然且不免於困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剗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無人之野。不見一物也。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立德之始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二句根少私寡欲來。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或升根少私寡欲誤。猖狂。

妄行乃蹈乎大方

與從心所欲不踰矩意同而文異

其生可樂其

死可葬

其生可樂所以解其憂

吾願君去國捐俗

與道相輔而行

玩與道相輔而行及與道遊于大莫之國則所有境界僅可想像俗

解硬註入道于此等字而殊欠理會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

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羔

君車

無形倨則我自圓轉無留居則物不阻滯故足為車

君曰彼其道幽遠

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

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

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峩愈往而不

知其所窮

皆寓言廣大悠遠之意

送君者皆自峩而反君自

此遠矣。到得獨造之地。則糟粕皆無能為力矣。

故有者累見有

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堯未得舜亦有憂。既讓國

而憂。故舉以爲証也。

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

道遊於大莫之國。即無人之野意。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

來觸舟。雖有惄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

張歛之。張。擗。開也。歛。收。攏也。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

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

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心也。其孰能

害之。人不怒。則已。無憂矣。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疑其毫毛不挫。故問之。或解作因其賦之遲。而問。或解作因其成之速。而問。均未領會。本吉。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猶言一毫法術不敢設也。舊註于下文自

相矛盾。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

乎其怠疑。萃乎芒乎。

叔歛到晉不見。

其送往而迎來者

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

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

彊梁。頑梗也。曲傳。柔順也。自窮。彼自出于不得已也。

人之性。盡乎剛柔。各因其自然。則我之神不損矣。

而况有大塗者乎。

大塗。大道也。

對無敢設。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

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意怠。即鶴鴟也。其為鳥也。翂翂翂翂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緒。餘也。是故其行列不斥。斥。如斥候之斥。謂戒備也。諸解于下文卒不得害句。文理會。而

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道雖流行而不明居。

其功。得行其道而莫名其處。所此所比。不羈日月而自不伐也。諸解穿鑿。純純常常。乃於狂。則所謂。猶狂而端乎大方也。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不樂。名譽著聞也。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但就本文推出兩層。

翻刺亦屬平平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  
二字。架起空靈無哏。布字作利字意。棄千金。  
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布字作利字意。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  
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  
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故字中極有許  
多義。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  
蕪。著此自精神四照。弟子無挹於前。其受益加進異日桑寧又曰舜之  
將死。真冷禹曰真冷應。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

若率緣。如延緣葦間之緣形緣。則徐行翔佯之進步也。情率則無犯吁嘵之進步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具而文自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物指學與書。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槧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

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

剖心徵也夫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即所謂據梧枝策也特用槁而歌焱氏之風字襯貼城中樵粹景色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廣已謂恐其高視於我而不正在於規矩之中愛已謂恐其切念於我而有動於性情之際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此二句頂廣而造大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此二句頂愛而造哀夫今之歌者

其誰乎。

總論一句。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

寒暑窮絆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泄。如尾間泄之。

之泄。運動而使之泄。所謂天損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

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

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彼利道也。吾命有在外者也。

我非為利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引喻二句。吾若取之。

何哉。指爵祿。故曰。鳥莫知於鷙。鴟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社稷存焉爾。畏人也。而巢社。以見非社則無所依。

不。加。害。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  
故。曰。智。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  
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  
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  
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  
矣。境。界。有。出。于。人。為。天。為。者。皆。天。也。人。不。能。操。造。  
物。之。權。乃。天。命。之。本。然。也。故。聖。人。體。其。逝。而。全。  
歸。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  
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頽。而。集。於。栗。林。感。字。作。經。  
過。意。講。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死。利。之。徒。  
有。翼。不。逝。有。目。不。覩。漆。塞。裳。蹀。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

美。篠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

執翳。螳螂捕蟬。自障。必先取一葉以

不見。以取之也。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

自障。而乘蟬之也。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  
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莊周反入。三月不  
庭。簡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  
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濁水。喻  
清淵。喻物。已之真性。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  
遊於雕陵而忘吾身。忘虞人樊禁是。不從其俗也。異鵠感吾願。  
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  
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  
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自以爲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自以爲惡。吾不知其惡也。貌醜而美。吾不知其貌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欲求免乎世。此術最顯而易行。

柔順而不失其正者也。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稱二字。下得有分寸。可見東郭順子。是行而不言。此却是。言而未行也。故無擇稱之。文

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貌雖與人同。而虛

緣而葆真。虛緣虛而與物委蛇。非實。物。真。  
養。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真。陶。  
無擇。

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  
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

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  
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土梗猶土偶言得貌

而遺神也。夫魏真為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  
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  
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

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  
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  
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  
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  
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  
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  
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  
可以容聲矣。進退四句。頂于知人心。目擊道存。用反筆暗接。

進退四句。不容聲。用  
反筆明讞。諫道二句。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  
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奔逸絕  
天馬行空一塵不驚也。舊註謂去速而不見塵殊覺鶻突。  
塵所謂夫子曰。回何謂邪。曰

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  
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  
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不用規矩而人而不自履中蹈和。  
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歟。夫哀莫大  
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死則雖生而亦薰然成死。若以死  
則固理。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比  
之常也。

合而向之也。

有日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萬物雖待之成功。而不能

與之偕出偕入。暗喻步趨蹠後。下求之以爲有。患之以爲無。俱根此意發揮。

是出則存

出則萬事作。入則萬事息。舊註將存亡

講不

亦貼印宣玩

去。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而死。

有待而生。

萬物亦

是入則亡。

出則萬事作。入則萬事息。舊註將存亡

講不。萬物亦然有待也。而生有待而生。

有待而生。

萬物之于心亦然。此纔轉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

到心字。細心體貼。自得其心。以待形

以待盡。不化其心。以待形。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

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

此四句是反言。心死者。

知命不能

置其在天者。

規乎其前。正以是日徂

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終身與汝。猶無行不與

盡其在我者。

吾終身與女

終身與汝。

奔逸絕塵。

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之意。一交臂而失之。即

所以著。所遺。

奔逸絕塵。

留之粗迹也。彼

已盡矣。而次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肆。馬市也。

唐肆。空市也。馬雖必求于肆。而唐肆則非所以求馬也。

吾服女也。甚忘。女服

吾也。亦甚忘。

服。如服習之服。忘。如人相忘于道術之忘。惟忘故陳迹難追也。看下文故字甚。

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眼前看取。  
未為遲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慤然似非。

人。慤然。心不動也。非人。所謂掘若槁木也。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

正也。恥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

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物之初。未有。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物之時也。

口辟焉而不能言。辟闢同。口雖闢而不能言。極言其故之難明也。嘗為女

議乎其將。將疑似也。似乎如此。至陰肅肅至陽赫

而未知其然否也。

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

生焉。天本陽而地本陰。而陽中之一陰初動。陰中

生焉。之。一陽初動。始則互為其根。繼則細溫化生

也。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此言造物消息滿虛。一晦一

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此言生有所

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

所窮。此言生不已。非是也。是。指立于物之先者。且孰為之宗。宗。主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

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喻言習慣。施起本者。喜怒哀樂不入於曾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言萬物不能有殊致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不以物之變而失其為我也。而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萬化相乘而無有底止。我皆可以乘化以遊故不足患心也。已為道者解乎此及之而後知。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說作脫。老聃曰

不然夫水之於沴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井則水自然而生。有至人則德自然而具。物不能離所謂物物也。有沴如爾雅註。井泉一時有水。一時無水之沴。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正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曾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語亦時氣而淺薄無味。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指井廩之厄風雷之迷。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

作兩層觀。

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僣僣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咸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持執也。非以釣為執。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文王與國人交。猶止于信。豈有大臣父兄而反不相信者。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其字講。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顙鬚同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寢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

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滅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說來俱不像彼時氣局。長官者不成德。鰥斛不敢入於四境。庚鉢同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鰥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滅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

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循人情于斯須。所謂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盈貫于彀也。至措杯水

其肘上。

先為象人。句作襯。

發之適矢復沓。

方矢復沓。適矢

前矢行而後矢相及也。方矢復

寓前矢未離而後矢已起也。

當是時有神

復沓頓句。有神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二句分鑽前後。嘗

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

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蓬躋足。二

分垂在外。

遂巡局束無可容也。背無可容。

揖禦寇

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

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

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

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栩栩。和。適。之。意。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

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

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

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

邪。达乎彼方。將躋躇。方將四顧。躋躇。四顧。正栩

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人以為貴。人以為賤。俱所不知也。仲尼聞之

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溢。盜人不得

割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立  
步位在些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  
也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  
以與人已愈有與人者不耗穠于神無損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次  
凡君曰凡之达也一轉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达不足。  
凡之存二轉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  
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三轉不足以始亡而楚未始存也非我而無憂色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sup>止</sup>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唉。嘆聲。史項羽本紀。亞父曰。唉。孺子不足與謀。予知之。

將謳若中欲言而亡其所欲言着此句變化不測觀不  
厭。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  
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  
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  
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  
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以其無可致也仁可爲  
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此亦似仁內義外君子質而已矣之意故曰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解上禮相偽句故曰爲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  
人乎今指一世之人而言已爲物而不能歸根形  
禮義而入琢刺剝而不能至于道德也大人則雖湛于死生無定莫知其紀悲之亦無益乎  
故歸根易也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夫不能歸根之人惟以生死爲患豈知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生死爲徒吾又何何患生死皆一氣所轉而不足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

聖人處臭腐神奇如一故任道而無所作爲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

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知問黃帝而知道。而非得意忘言之象。故終不近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亦承上不知意來。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太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神明即鬼神也。與百化體物不遺。

也。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道之費。六合為巨。赤離其內。秋毫為

道之

扁

翩

洞

然

而萬

小。待之成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得其序。並行而

不相悖。

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

爲

萬

萬

萬

終身不故。沈浮。消長也。惟道與

陰陽

四時

運行

各</small

度神將來舍

攝汝知。內緣不起也。一汝度。外事德不接也。神將來舍。神能守形也。

將為汝美道

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任其性也。

求其故

瞳焉如新生之犢。任其性也。無求其故。不知其所自來也。言未卒。齧缺。

睡寐

點出得道境界。惝恍入神異時。禪和。子言下頓悟。作偈數句。對此形穢矣。

被衣大

說行歌而去之

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

此二句緊頂睡寐。

真其實知不以

故自持

真彼之實有所知而不以。練迹自持。故能如此也。

媒媒

同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昧晦猶諺言。糊塗

晦晦不可與謀。喜之甚而反言之也。

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曰是

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  
委。蛻。也。委如委之于壑之委人得天地之和氣以順子孫因天地以繼嬗故曰委蛻此皆天地道棄之物人偶然得之便矜之以為有則非矣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  
陽。氣。也。三者亦天地自強不息之陽氣也若陽氣一息則行處食俱無矣又胡可  
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  
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既言疏瀹無物之象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正也夫道窅然  
言掊擊則非求其精明而第欲成空洞

○華○  
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崖略，自傍而彷彿其大略。其中之精詳固不可  
得言也。夫昭昭生於冥冥。由無極而有倫生於無形。至於太極。  
由太極而分陰陽五行。精神生於道。精神即二五之精也。形本生於精。  
妙合而凝。理與氣俱而成形也。萬物以形相生。再足一句。見徒具夫形。則不離  
于物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無門無房。打破一切苦惱。地獄。四達之皇皇也。正謂乾坤清氣。得解  
邀于此者繫接。來此者繫接。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用心不勞。則應物無方矣。兩句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此又因上文而極推其用之大也。且夫博  
只是一意。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  
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此又因上文而極推其用之大也。

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以同斷之矣。虛文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  
保也。至道可依。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二句是贊  
不加益損。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  
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運量是往資。是無為  
君子聖人之道。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中國有人不着邊際  
于此處見界限。不落顯晦也。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堯舜與人同也。將反於宗。不着邊際  
直且為人。堯舜與人同也。將反於宗。不着邊際自本觀之生  
者。暗聽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本。即上形本之  
之根本也。暗聽。梅梁中所發之泡。泡之謂造物。些火  
起滅。有先後。猶人之生死。有壽夭也。須臾之說

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由是觀之。不過湏臾之  
是非。但順其序可耳。起下果蓏有理。及逆之而不違。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  
以相齒。資。對。而。後大小猶倫之序也。聖人遭之而不違過。  
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調。是與  
者。便應之以德。偶。是與我對峙者。便應之以道。帝  
德。是同得。頑遭之。不違道。是各行。頂過之。不守。帝  
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即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之意。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  
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  
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橐。紛乎宛乎。生非  
本天之所付。以範括吾之神智者。至于解焉。魂魄  
墮焉之時。則紛紜宛轉。而不能自立矣。

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養

其形而形全欲養其形而形不全因上文而

以引似是而非之論見不可忘其所有事也

是人連用三跌勢如死逝

將至近

此衆人之

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道也

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

此句

不可辯不若默此句解論則不應當然難言更道

聞進一層次至陪聞不若塞道不可聞聞不若

塞此之謂大得道不可以耳聞也不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

通篇

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

下邪曰在穢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

愈甚邪曰在屎溺見螻蟻則說螻蟻見穢稗則說

梯稗見瓦甓則說瓦甓見屎溺

則說屎溺所謂盈天地。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  
之間也。固不及質。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也。此喻  
單承  
在屎溺來。今屑家估計豕之輕重。猶云除毛屎存肉幾何也。言所問者乃在  
道之文。而不道之質。益期而後可道之質。豈有  
可期耶。如正獲之官。問于監市履豨之法。豕之肥  
瘠。何以知之。則答之每下而愈足。以譬曉之也。汝唯莫必無平逃物。言不  
已。期則在物也。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實其指一也。咸皆大之意也。大言大也。周徧  
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汝曾遊于無物之  
境乎。無所終窮即道。下統論無盡之  
文。所謂與物無際者也。嘗相與無為乎。此句總攝  
其自然是根。下三句是。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

澹則不紛而自至于靜。漠則不擾而自至  
于清。調<sub>句中對說</sub>則不戾。咱<sub>交五說</sub>至  
則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  
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  
所以為屈伸。以見吾志最為可期。而偕  
于道則不可期如此。而况欲期道乎。彷徨乎馮闕  
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此時惟彷徨無倚于馮  
不能知道。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  
于何止也。物際謂物止于此。則道亦止于此。  
際者也。形上者必待形下者而後顯也。不際之  
際。際之不際者也。道本不際於物而際物。雖  
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  
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非積散也。盈虛衰殺本末  
如

也。道胡可得而期耶。

荷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

瞑。即所謂僻也。

荷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

恬慢訥他。

荷荷甘曰老龍死矣。

天語天如論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曝然放杖而笑曰天

喪

予一知予僻陋慢訥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

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此兩層只一意。狂言在僻陋慢訥之中。棄予故無所

發發弇堦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

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

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神農知老龍不改發

此五句連入下段故下文用於是二字起宜寘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宜寘宜寘

昏也。所以論道而非道也。論道非其正為下知乃不可解。卒附於是秦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秦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秦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

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既  
形。則何從見之。既不見。則何從名之。無始曰。此三字疑衍文。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非所言者。非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所聞者。非道也。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問至于此。是欲窮之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應之以此。是飾說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不能得道。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既。所。日。無。有。又。曰。狀。貌。既。日。狀。貌。又。曰。窅。然。空。也。

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然。而不。不。發。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大馬之撫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撫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兩句只是一意。而上句虛而實。下句實而虛。解此用筆。自能立。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用之。指撫鈎。不用。指守。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用之以下。是莊子論斷。無不用對用之言。技猶如此。道寧可以無守乎。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此種境界。正聖人所存而

不論者。今且發之。爲純  
木不已者緊着一鞭也。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古往  
來今往則古來循環之理。只在目前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昨以清虛之氣受之。今之昧然也。且

又爲不神者求邪。

今必于象求之。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一有分別則悟不出未有天地矣。覆解上文猶字。未有子孫之前。有祖父以遙壇。則未有天地之乎前。亦別有一天地以相壇矣。三極之理。無息之真。非吾夫子言之。必如此之明且盡也。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

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有待邪。皆有

所一體不以物生之故而遂謂能生此死物也。死生之所待者皆道爲之體。可見天非先天地生者物邪。猶言豈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物既出而不能先物。猶子孫之不能自爲而必待于祖父也。猶其有物也。猶其無物也。以有无天地生者。故能如是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如居敬而行簡是也。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如竊仁義。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逐物而化。則將迎之甚。而不能外化者也。安化安

不化。單承與物安與之相靡。靡通必與之莫多豨  
化一端。

韋氏之固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  
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其師立教已  
全未理會而况今之人乎。言既安于化又安于不化則安心使化不化相  
下文况字。而况今之人乎。此解則內必不能多于外而內漸加縮小自圓而圓而宮而室直至于相整不堪也靡字如  
此解則與將迎及山林逆旅等字。處關諸解無謂。聖人處物不傷物不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承相整而推言內不謬者外不得唯無所  
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本問無將迎此却偏說將迎肇奇思幻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  
之內境既隨故情外之曠境以哀樂之來吾不能

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也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知遇則將則將迎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為過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將迎何為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謂事事求二也則淺矣但言將迎之是非則無將迎之功可知矣

莊子獨見

上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役徒也。偏得其一偏也。諸解作獨得便與今吾才小向矛盾。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畫分明也。挈提挈也。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失容也。二者與畫然挈然相反。居三年畏壘大穰。大穰風空際俗淳厚句摘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

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即下俎豆之意。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迴顧北二字。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譬下至人之功用。不見其迹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非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杓之合福淺如也。杓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鮆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

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  
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尋常步仞。喻道  
鮀鯈。喻魚獸。喻庾桑子。  
先有善利于己。而為之也。諸鮮于上文。杓之人。下  
文離山失水。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  
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礮而失水。則  
蟻能苦之身。必有憊害也。故鳥獸不厭高。魚鱉  
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  
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  
辯顯而易見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作爲無益。而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言其道。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

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承上言不但不足害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隙穿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趨蹙然正坐曰若趨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趨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

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趨勉聞道達耳矣。

言形亦譬

如耳目心。而非有聾盲狂之害也。豈有物間之而不能相得。但此種工夫。則已闢之矣。諸解叶亦二字。

全未。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峰。不能化霍蠋。越雞。

理會。隨手帶出。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雞之與鷄。其德非不同。

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

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趨羸糧。七日七

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趨

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趨懼然。

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趨俯而慙。  
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所答即所問。  
忽然分作兩層用筆奇變。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趨曰不知乎人  
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  
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  
此三言者趨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師前弟名  
意。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卿君前臣  
迎頭與人偕來之間即眉睫之間露之地。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覩覩然  
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無依怙之意。汝亡人哉惄  
惄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趨請

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熟哉鬱鬱乎。作一句讀。言其功之熟而而一轉。力之勤。咄咄將鬱鬱呼囁吓。便吁然無味。夫外鞭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撻。內鞭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撻。鞭縛也。撻。開也。外縛于物。而欲件件捉之。則捉不了。內縛于欲。而思憑虛捉之。則捉不着。內撻外。內鞭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趨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趨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趨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言彼能說出病根。故可用藥。我之病連自己都說不出。故津津之惡。不能拔盡。

若用大道一藥必將風邪蔽銅疾益甚而生不全矣。故但願聞衛生之經。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嘵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攪。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瞑。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意。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趨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之喻。最須細玩。益人之精神性。便成癥結。起初如水一般。無所凝滯。一入世間。便成癥結。先將此種消化乾淨。便足全其生初之理。至于人之應物。無方。仍不失其本來。

境界尚屬未能也。孟子所謂大人不以赤子之心。意亦髡髡矣。至人者相與交

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櫻。不相與

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

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交互也。與人共食乎地。共樂乎天。日在人羣而無人累。此

至人之衛生所

以異于赤子也。問由前所說工夫。便可知到至人地位

否。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

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灾也。

此來災叶縛韻絕

仍是庚桑所問衛生之經。老子教宇泰定者發乎

他立定脚根。再進至人步位也。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

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字心胸也。心胸泰定。則發天然之光耀。而照見真吾。從此修為而至于有恒。則世俗不來纏繞。而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則全乎其為天民矣。天之所助。則可以全受而全歸矣。俗將人舍解作人歸。天子解作出而御世。便于庶君子不釋然之意。自相矛盾。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即是者。天鈞敗之。學行辯三句。陪所不能知一句。倘有不能到此地。位則鴻鈞必敗之矣。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備物將形。則養生而可免于內刑矣。藏不

虞于心。則懷刑而可免于外刑矣。因之敬其心。足以滑我之成德。靈臺也。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以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夫靈臺本有個把持。而不容妄發。妄發之以。遂入于其冲而不舍。其過溢侈。不時天鈞之敗。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更為失。明乎人。不善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取信于內。券明乎鬼者。是着力。字眼。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取信于內。券外者。志乎期費。取信于外。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庸平。常也。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矜其雖。

外。而。如。有。所。改。在。人。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相。終。  
視。之。不。過。噲。然。而。吧。與。物。窮。者。物。入。焉。始。則。物。皆。  
受。我。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與。物。苟。且。則。厭。  
覆。冒。矣。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與。物。苟。且。則。厭。  
奈。何。而。只。得。如。此。是。不。能。容。與。物。苟。且。則。厭。  
是。不。能。容。與。物。苟。且。則。厭。與。物。苟。且。則。厭。  
與。物。苟。且。則。厭。與。物。苟。且。則。厭。與。物。苟。且。則。厭。  
與。物。苟。且。則。厭。與。物。苟。且。則。厭。與。物。苟。且。則。厭。  
親。者。盡。人。兵。莫。憐。於。志。鎮。鄉。為。下。寇。莫。大。於。陰。陽。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自。  
泰。定。至。此。一。段。反。覆。而。言。靜。則。誠。動。則。  
安。求。衛。生。而。藏。身。深。渺。者。不。可。不。知。也。道。通。其。分。  
也。其。成。也。毀。也。天。地。之。內。通。受。夫。道。而。生。者。人。亦。  
分。而。有。之。故。成。毀。莫。不。有。道。存。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  
備。物。物。一。太。極。事。事。一。太。極。亦。無。可。惡。故。出。而。  
備。若。以。有。意。行。之。則。入。乎。私。而。可。惡。矣。故。出。而。  
反。見。其。鬼。不。得。道。者。出。而。得。是。謂。得。死。順。死。安。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誠則無息。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定矣。

因器以明道。

出無本。

入無竅。

此言道之隱。

有實而無乎

處。有長而無本剽。

此言道之費剽末也。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

實。

實誠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字

也有長而無本剽者。

宇宙也。

無物不有此道故為宇也。

有乎生有乎死。

此二時不有此道故為宇也。有乎生有乎死。

筆帶陪。

有乎出有乎入。

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天門陰陽摩盪而生物之門也。

天門者無有也。

雖生物而無有一物萬物出

乎無。有不能以有為有。

不能乎此將以有為必

出乎無。而無有一無有。

聖人藏乎是。

自道通至此一假言

天地以實理付我而我不盡其誠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

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将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尾。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昭明也。景大也。皆以翼戴公室。而著姓甲氏。則以封而著姓。有生蟻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皆楚公族。蟻是糊塗而不可分別也。至紛披而移呼。嘶唯。則呵。喧矣。然。喧嘶。宜。言。噦。雖然。所言也。

用彼此分配。寢廟與息偃之所皆室。何用遍觀而其各不相同之處。則不可不知也。故舉移是言之。

以舉下移是言之。痛發移。

請嘗言移。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

字

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

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

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直至吟唱。

皆蜩與鶯鳩。蹠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姦

無所高下矣。蹠市人之足四句。一順解去。纔與至大親則已矣。蹠市人之足四句。一順解去。纔與至仁無親相合。郭註明恕素定最確。時

節牽強。不可從。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

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

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

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盈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自古之人至此一段言古人未嘗離道而道者德今人離道之遠者皆由虛文徇外累之耳。道者德

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于履道全

生而循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

知識交接于知者謨也知慮謨謀于內知者之所

外即爲也。猶睨謂不着意而已經看見若一加不知猶睨也。審視何不知之有。言知者修為之易

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應則動無非我之謂治狃

妄行而蹈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皆無為而無不為乎大方

者。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

也。

集下二句

而拙乎人。

工乎天而拙乎人。如能使畏壘大穰。而不能使無俎豆也。

夫工乎天

而恨乎人者。

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惟蟲能天全

人惡天惡人之

從對面看一肩

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

必得之威也。

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

以胞庖

同。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此反言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此反言然不名而不為介。○在本身帶一喻。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介如惡乎介也。之介。一足之人。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因以為天人矣。

謂。反復也。

王十四見 廉桑楚第二十三 九

遺也。雖反覆擊我而我不故敬之而不喜悔之。  
答正侮之而不怒之實也。故敬之而不喜悔之。  
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天地冲和之氣敬  
矣也。悔之者自于彼無與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  
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  
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  
道。自道者德之欽。至此一段言無為而無不為之  
全體功用。渾然不露圭角。終庶桑子藏身深渺  
之義。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圃義民同訂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  
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  
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機鋒甚捷。似戰國策。君將盈耆欲。長  
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擊好惡。則耳  
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  
超然。遐想之貌。不對。則必自思。所以免此者矣。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

相狗也。武侯未可遽告以養性之。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飽而止。固卑而不足道。視日猶未免高望遠志。而吾有好咷嘻叻之心也。則不知有我。遑顧其他。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此亦非有意而為之。然未離乎繩繩規矩。則彼我俱未化。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也。成材生而如材也。若卹若佚若喪其一卹。如卹焉若有亡之卹。佚。遺棄也。卹。喪也。不知其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喻供而喪一。不知其然也。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然也。神情病耳。目病俱為不可。必如武侯大說而笑。病乎。达一喪一。而後能免其勞。武侯大說而笑。病乎。前二者而忽得此言。解脫。故大說而笑也。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

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橫說之謂鋪陳其事。後說之謂揚厲其說。六弢即六韁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今人于紛然酬酢之間。迴念孩提。最為可樂。味乎此。則漆園反性之旨。可見矣。夫逃虛空者。流人。喻離虛空。喻遁于所處。性之遠逃。而迷以失真也。黎藿柱乎鼈鼬之逕。鼈鼬之徑。

所至而。又藜藿塞之。良。位其空。眼瞎而住於空虛。  
來極形。其境之荒涼也。跟位其空之她。暗頑逃字。  
戚之聲歎其側者乎。前一層本是陪筆。反將此層。  
喻倒挽俱用。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  
法活變處。孤也。喜其不而况乎昆弟親。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惡。  
非以賓同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  
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  
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喫不慣。  
是真高強。擅酒肉而不御者。終偽也。君曰。何哉。  
奚勞寡人。曰。勞君之。

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  
天。地。視。萬。物。無。二。也。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登。  
喻。貴。居。下。喻。賤。言。不。可。尊。己。卑。人。  
以。縱。其。欲。也。承。上。一。宴。起。下。獨。宴。君。獨。為。萬。乘。之。  
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是。登。高。而。自。以。為。長。矣。夫。  
神者不自許也。  
已。之。真。神。豈。欲。為。此。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一。  
致。也。  
姦。越。位。也。推。已。及。人。則。暢。然。也。夫。姦。病。也。  
姦。則。足。以。病。神。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病。之。病。也。神。也。武。侯。曰。欲。見。先。生。  
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  
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外。偽。為。之。益。亂。君。自。此。為。之。從。此。入。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

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心有所形。則憑空造出一形矣。心有成。則自然生出攻伐矣。心有變動。則內味咄噭。而外已戰矣。故下文遂君亦必無盛。鶩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鎧壇之宮。鶩。列徒驥。指兵麗譙鎧壇。喻心言。胸不可先有。甲兵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藏逆。懷藏逆億也。巧謀戰三者。必皆據藏逆億而得之。此心兵之害也。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此與孟子一戰勝齊。遂若勿已矣。言必欲愛民也。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萬物如一之誠。即好和惡姦之神也。天地之情。養心。胸中之誠。即好和惡姦之神也。天地之情。養心。

之櫻。周濂溪誠無為一語足以蔽之。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見闔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七聖皆去知之候也。遇牧馬童子。因疑得信也。或比之于竅鑿而渾沌死。豈知鑿七竅是害其天。迷七聖是去其疾。以彼方此。則迷離形。

北發而南其轍矣。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童子。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此指襄城之野。傍徨

無倚行不知所之。正為天下之上也。或指為牧馬者固非。或指為治病者亦未是。蓋童子尚未說出。督病黃帝何從得而知之。下面帶說亦不。過言治病尚然為天下亦如此耳。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督病。六合之內俗塵纏擾。故至于茫昧也。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黃帝遊而迷。童子遊而痊。則黃帝之所謂聖者。正童子之所謂病也。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六合之內交臂歷指也。釋也。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刪不可方物矣。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第一

層不着形迹為天下之上也。此二層漸加明顯然到底是無為。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誣之事則不樂。無凌誣則不樂必察而後能用其凌誣也皆困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自炫者將以求售中民之

士榮官庸碌者惟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宿如信宿之宿宿名欲名居于此而

不去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如檀弓所記入廟而脩容

也。仁義之士貴際際大關節目也。仁義之士於此等地步尤為不苟。人品所爭。祇

此片時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機括也。

事則不比。比。親暱也。通力合作也。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雖得時而駕。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順比于歲合于時趨也。若此者。馳其形性潛之萬物既為物所易。則內外皆汨于物而已。終身不反悲夫。諸家病痛惟蚊蠅死不放手。直至斃而後已。寧不悲哉。

知之。即偶知其病。而一入局中。便如蟬蛻。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僥倖而中也。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未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與未天

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  
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  
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  
爨鼎造冰奪造化之權所以為得遽之道也。爨于何所乎。魯  
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  
中包陽故召其微而著。遽以弟子盡其道為恥故託言非是。猶惠子以不出乎衆為恥而務為強辯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  
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廢置也。宮角之應以音律之同也。宮角同而相應與陰陽同而相合非有異也。下文更因類以譬之。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

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試為改一弦而調之。不適主於何音。而瑟中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非有異聲而然者。以其為衆音之君也。然則魯遠。豈勝于弟子哉。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言諸家始辯。繼而以言語充拂。名聲鎮壓。皆不能勝我。而莊服我。則為命中之技。而非魯遠之瑟可比矣。莊子曰。齊人蹠子於宋者。其命闇也。不以完其求。鉗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蹠子。喻不愛精神。鉗鐘。喻肆力堅白。唐子。喻大道不在淺近。這類猶言不知類。夫楚人寄而蹠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蹠闔不能動。舟人習於舟其勢明。不敵矣。夜半無人

其勢明無助矣。未離于譽。其勢無所依傍矣。造之  
然也。亦何為哉。有註作造。然于莊子者。殊屬宋妄。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塗漫其  
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  
之盡塗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  
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雖然。臣之質死久矣。物必有質而後文可施。郢人  
質死。古來君臣朋友之際。正當  
河焉而忽焉相呴者。良以此也。自夫子之死也。吾  
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惠子天資甚高。敏悟絕世。漆園瞻眺不舍。  
猶孔子之取狂狷。遇接與荷蓀。而情深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

言不可不及時。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相詢而遺言也。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  
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所謂人至清則無徒此即潔廉之累也。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夷齊不念舊惡所及雖廉而不害于聖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鉤引君之怒逆拂民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上若忘之下若畔之便與鈞君逆民相反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愧不若黃帝責已重以周也哀不若已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

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休休  
量。宜如是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  
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攢拏。見巧乎王。委蛇從  
容自得  
而。不驚也。攢拏。舉援嬉戲而不驚也。此正與恂然而逃者相反。王射之。敏給搏捷。  
矢敏給。其敏足以相給。即捷矢能搏也。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  
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欺  
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必  
之伐巧恃便。而後外有驕人之色也。或  
將色字推廣言之。反截斷來龍去脈矣。顏不疑歸。  
而師董梧以鋤其色。鋤其驕矜之色。去樂辭顯。顯。顯名也。去樂。則不

至如狙之委蛇辭顯則不至如狙之恃便伐巧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物之尤為物之最而無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齊物論中一問恐其不可如此也。此際所言問其何以能此也。故下文答以居山穴之中言無心自晦則雖隱亦彰。懲其如是乃日歛而自至于斯諸解作何以自見于首尾神氣毫無顛會。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鬻之謂田禾以見子綦而炫鬻于人也。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

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杜牧阿房賦後人此其後而日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

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人當此亦必

于夫子者。曰正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

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宜僚之事。後于夫子。叔敖之

事。先于夫子。皆託言之也。

立願有喙三尺。夫子之言止此。彼之謂不道之道。此句陪

此之謂不言之辯。句根有喙三尺來。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總。兼容并包而不分析也。道之所一。有一而未形也。德皆從此而孕。故總乎此。而言休乎

知之所不知。至矣。知之所不知則無可言矣。故休乎此。道之所一者。德亦不能同。要知此句及推。德不能同也。雖有德亦不能同。只是陪下辯不能舉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雖辯之亦不能舉。名若儒墨而凶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若欲以辯勝其辯矣。衆之則亦不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此則道之所一者也。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賢尚不許之。况大之名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有心于大則不大。况天地之大自然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夫大備

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無求無失無棄  
奚求來。無失無棄。陪下。不以物易已。蓋有所失。有所棄者。先有欲。吁。噭。而後失焉。棄焉。如相易也。  
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不窮時為反已也。不摩此二句與不道之  
因其自然也。古與故同。  
此二句相應。大人之誠。如天地之無求而自足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柵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柵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九方歅第知柵相。宜與國君同食。故以為澤及三族。而不知此中大有不

同故子綦以不知其所自來答之。蓋以已而不求顯達而同食亦非澤及三族之為喚。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用盡於形境。可憇而不能澤吸。三族唉。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鶴生於穴。若勿怪。何邪。豈猶言於一委誠為事。吾與之邀樂於天。不以與物。與之為謀。不與之為事。吾與之乘天地。吾不與之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為怪。吾與之邀樂於天。此層頂邀樂于地。

所宜。此層頂不與。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

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梁公之街渠公齊宮中街名。應國君同食也。或以渠公為富室。或以渠公為齊國君。然字極趣俗同全也。故字大體會。然身食肉而終然字本俱作終字。又謂之終也。

謬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

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亞亞以畜天下為仁。則必有甚不仁以存乎其中者矣。故恐其為天下笑。而人與人

相食之患亦基乎此矣。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此皆誠不能動物故以愛利行仁義也。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誠苟在中何用行仁義哉。且假夫禽貪者器。有器所以得禽。有仁義所以得民。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觀也。視轉過目也。言一人之所見有限。不足以斷之患。下文不如賢人之賊天下。正與上文不見天下之笑後世互相關會。舊註解作割字未確。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利天下仁義得民也。賊天下一人之所見有限而流弊無窮也。若此者局中之賢人。何從得而知之。惟局外者。乃明其故耳。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  
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  
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此尚究儀  
不知有太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亂自以為廣宮  
朴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亂自以為廣宮

大圓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  
屠者之一。且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猶言域此以進。此以退也。此其所謂濡  
需者也。此濡首于檣利。而不能。  
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似喻似解。挿入便覺文法變化。舜有  
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

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  
歸所謂卷妻者也比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比情與之相合也。利如順利之利衆至則向背不同而不能人人相合不能相合則不能順以應之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煬如煬者避竈之煬抱其德而不用惟煬其天和以順天下此人與我俱適而無卷妻之患故謂之真人也。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管子蟻壤一寸而仍有水是蟻有知也。如蟻棄知則無營求如魚得計則不為飼誘如羊棄意則不喪於多岐此喻承上抱德以赴下復心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三句即

抱德之意。所謂同乎無知者也。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為此抱德而自然。燭和以順天下之效也。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以無為待物。不

四語總言隨便之意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

生之字。指物言。即上文以天待之之字同義。或得于物而生。或失于物而死。真人不能離物而獨生也。或得于物而死。或失于物而生。真人不為喪物也。上二句不離于物。根以天待之。味小言。嚼兩句不泥于物。根以人入天來。此兩藥也。其實葷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譬如用藥者然。藥品固不同也。其實葷與桔梗而無私曲。如循而無作為已。勾踐也。以甲楯三千。

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此不如用藥者之能因時達變也。故曰鷁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有可解之也。悲言。不知隨時之義悔。非自欲。也。其身也。蓋本質淺薄。應于此而不能應于彼耳。承上文時為帝。起下情源而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往者也。風日乍過。亦能令河耗其水。而風日常處也。真人之偶而應物。豈能無所煥和。乃皆待治而不變者。抱德以為之木也。何以異哉。故水之守土也。審在于土而言。源之所以能不竭。以其常異。是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此二句陪上一句。故

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此其本而不守其舍與視目聽耳。凡能其於府也。殆復心者相反故言殆以警之也。凡能其於府也。殆府如官府之府能而自成一家。殆之成也不給改則其專精之至而殆不必言矣。殆之長也茲萃。殆不及改則禍益萃之。其反也緣禍之長也茲萃。殆不但不得休歸而已也。其反也緣功憂患。其果也待久則折。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果也待久承禍之長也。茲萃來我方見其為殆為禍而彼以為寶寧不可悲乎。故有亡國踐民無已不知問是也。知其身者接踵也。故國踐民無已不知問是也。問講求也。如種之不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冠子博博者地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冠子博博猶無用之用大矣之意。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所不知即所謂

此曾陪下二。曾

歷序道之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  
所由生。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氣之初。太陰混沌之象。大目。陰陽五行。大均。物一太極。大方。遍滿充塞。大信。真實無妄。  
大定不出其位。此言道之本然也。大一通之。大  
陰解之。大目視之。視與示同。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  
稽通之。壯其氣。解之。神其用。視之。明之考。其有<sup>考</sup>之防。其失<sup>失</sup>之當。自然也。天則盡乎此矣。照則循乎此矣。彼微則始乎此矣。此即持源而往。實際<sup>也</sup>。故下文以解似不解。知似不知。明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真以<sup>也</sup>。不知而後知之。有體而藏于無用。無為而無其間之也。不可以有<sup>也</sup>。而不可以無<sup>也</sup>。既解

以不解為解。知既以不知為知。則講求之者。不可求之于物。亦不可求之于無物矣。故下遂言。頡滑有實。頡滑有實。捉摸不定。而  
不代。則無二無息。不可以虧。道本無所。則可不謂。  
次缺。吓下有人揚權。而問之。非難也。道妙如此。可以謂有無揚厲。其說者。  
有大揚權乎。乎。言道非吓。吓下。嘲吓。問之。意。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道既有人揚權。則何不問之。而生惑。以  
逐於不惑。庶為大不惑。不然。吾見大惑。終身不解矣。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  
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是戰國遊客王  
熱中光景。

果曰。我不若公閑休。彭揚曰。公閑休奚為者邪。曰。  
冬則獨獨周禮作籍國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  
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予宅性所素安也。或疑其  
高士不宜為此。故以姓所

素安答之。果之意。以高人自隱而不  
求進。暗提。醒則陽非可仕之時。夫夷節已不

能。尚未說完。忽然又接此。而况我乎。我又不若夷。文家半個香爐法也。

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無德。指下顛冥助消。有知。跟上不若夷節。照下。傍

人能撓。不自許。以神其交。謂楚王雖不之許。而必

強為薦。引以著其交道之神。此種招權死利。固已

顛倒昏昧于富貴之地。其于朋友之間。豈能相助

以德。惟日。起于汙下而已。不自許。句言。

夷節之不能薦。助消。向言薦之亦無益。夫凍者假

衣于春。賜者反冬乎。冷風春木。非假衣之時。而病

非反冷風之時。而病熱者不知其不可。蓋病昏失

心。寒暑皆昧。猶顛冥于富貴而不知其時之不可。

故下文遂言。

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

楚。旺之不可干。將夷節公間休。一齊撒出。

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非佞

人。以

甘辭悅之。正德以大道化之。則亦料虎頭編虎鬚。而不免虎口矣。故聖人其窮也。

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化則無尊嚴。如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與物為春。故能令人忘貧化卑。此因形尊而嚴而及之。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樂彼之順利。以托已。則已不求保。而人自保之。此因無敵如虎而及之。故或不言。不言。不形諸外也。飲和善氣迎人也。而飲人以和。與物為娛樂。物之通。皆本諸此。即下文化父子之宜。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亦其緒餘也。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不過偶然並立。而使人歸居田野。而君必候其所施。如此直解。自與下文化人心之遠。相聯絡。待字亦有照應。諸辭憤憤。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閑休。夷節後。前段說。

段說公閱休。而只用依人正德一句。輕輕作紐。前用為人起後用故曰待公閱休住。極行文透脫玲瓏之妙。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言聖人動容周旋命他有所動作。亦出于自然。人便視為有為矣。殊不知憂其知慮以為之。則所行恒無幾。遇着行不大之時。將若之何。暗承上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起下。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人與之鑑。人為之鑑也。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終無已。美者。賤

而惡者貴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行賢而去自而不愛哉。此亦自樂物。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之通。而保吧以唯之。入之者十九。十正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入之者十九。十分遮却。吹吟也。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此喻衆人樂于復性。而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衆人樂而安之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誣上終無二字。便將人安之。亦該括在內。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

之何者也。言衆人之心逐物而化。即所謂內化外不化者。本欲法天行健也。今內化外不化。是不得師天也。奈何而以徇物為事哉。數語俱屬反筆。諸解將曰。與物化。屬冉相。氏着解。謬極。

夫聖人。未始有天。師天。未始有人。

不知

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此三句因未始有天而類言之。

與世偕行而不替。

因物而所行之備而不洫。

洫。竭也。如以言其老洫之洫。

應萬事而不脩。

非徇物。所行之備而不洫。惟得其環中以隨成也。其合之也若之何。試觀聖人之而未嘗或竭。惟得其環中以隨成也。其合之也若之何。哈于道者。若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于天。故能如冉相之得其隨成也。為之

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若師天而不去其師天之迹。是為之司其名也。適于法而病于實。既欲盡其實。又欲擅其名。適

得其首鼠兩端之見而已。若以聖人非脩為不能  
則如仲尼之脩為可謂盡慮矣。然不過隨其曲  
也。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成無內則外于何  
何附以見必得其環中而後能隨成也。若一味世  
故圓轉而內無實得不幾鄉原之為似是而非乎  
漆園引以作結蓋欲人知所致力也。○自聖人達  
綢繆至此。跟上使人化父子之宜。發明聖人外於  
而內不化。所以化人之本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辱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  
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因虜其民人。係其牛馬。故其君焦勞而熱發於背。因其熱發於背。而拔其國。如左傳因其先也。而攻之同意。忌也。

出走。然後挾其背。折其脊。忌。田忌鄒忌也。因其賢  
羽。必。不。亡。也。去。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  
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  
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以十仞  
兵。不起七年。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  
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華子恐王以不伐為  
人也。賢。則。仍。吸。嘆。行。嘲。之。但能議其是非。而不能得其當然之故。故謂之  
亂人置之。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漢亂人。猶杜賓。既歛師曠。李調。而又自飲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此句清微元  
脉脉不得語。自左國以來。無奇不有。而此種  
冥行夢躡。化人幻技。則不可以思力至矣。惠子

聞之而見戴晉人。戰國時學問機辨。其映微玲瓏漆園最高。以此知戴晉人之名。蓋漆園自寓也。戴晉人曰。有所謂蠎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蠎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蠎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在。如在璿。在。謂審察也。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通達。人力所通也。若存若亡。似返觀人力所通也。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而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近

指遠妙在着着使人自。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從前爭奪是非。故能不煩言而解也。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之念。一齊都盡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  
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鳴也吹劍首  
者。已矣今人諺言于不然之事。往。堯舜人之  
往訶之曰。已矣其語味此。堯舜人之  
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管之  
已不足聞。至于吷。則其聲益微矣。高道堯舜者。其  
醜有乎同乎。吹劍下乎。此者。其謂之何哉。言此者  
非以抑堯舜欲以杜魏王之爭端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館子賣漿者之家。其鄰有夫妻  
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穢穢何為者邪。穢穢紛亂  
夫妻臣妾一齊乘屋毫無次序。故怪而問之。諸鮮附會。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僕猶是自埋於民。理如埋藏之理。聖人在人羣必  
徒也。而埋于齊。自藏於畔。田。惟埋於民。藏  
下而埋于齊。自藏於畔。田。惟埋於民。藏  
而。不。其。志。無。窮。然。既。為。聖。人。之。徒。豈。能。  
聞。也。其。聲。銷。於。畔。故。銷。聲。其。口。雖。言。  
其。心。未。嘗。言。雖。無。窮。而。得。銷。聲。也。方。且。與。世。違。與。  
違。忘。未。嘗。言。也。方。且。二。字。承。上。雖。而。心。不。屑。與。之。  
俱。此。句。從。上。句。蛻。出。是。陸。沉。者。也。不。水。而。沉。猶。大。  
夫。妻。臣。妾。而。自。成。其。為。隱。或。鮮。作。不。用。分。別。  
避。世。避。人。于。下。文。其。室。虛。矣。向。講。不。去。是。其。市。南。  
宜。條。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正。之。著。  
於。已。也。明。也。知。正。之。適。楚。也。以。正。為。必。使。楚。王。

必以我為。夫若然者。若然。言其用。其於佞人也。蓋  
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  
之。其室虛矣。不復有夫妻。巨妾。登極矣。○夫子一  
見而知為宜僚。則宜僚一見亦必知  
為夫子。兩心相印。所謂  
惟聖人能知聖人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鹹莽。治民焉勿  
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鹹莽之。則其實亦鹹莽。而報  
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鹹莽。潦草也。  
滅裂。凌躡也。  
耕芸雖有兩候。而食報則一。蓋為政者治民之始。  
初終俱不可有所忽也。若名雖治之。而不盡其量。  
是教之鹹莽。滅裂于我矣。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  
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變而為整齊。則我與物莊子  
各足其事。各償其願矣。莊子

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

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

衆為  
卿不可

大所謂欲惡也。欲惡既多。則

治身不詳。而鹵莽滅裂也。

鹵莽其性者。欲惡之。

孽。旁生為性。萑葦蕪葭。人

心之仁。猶五穀之美。而衆也。為性。萑葦蕪葭。人

無異。非種之始。萌以扶吾形。助吾性。扶形。助欲。敗五穀也。

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也。擢性。滅

天。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竝潰精神。消散也。漏發。血氣流溢也。漂疽疥癰。血氣流溢之故。內熱溲膏。精神消散之故也。

血氣流溢之故。內熱溲膏。精神消散之故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

猶是也。

雖游亦必不能行吾所學。故謂之猶是。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

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臯人焉。

寓言地醜德齊。非獨譏齊有罪人也。

推而強之。其人而解朝服而幕之。幕之蒙之也。寓意因民者皆自朝號天而哭之。此弊之來已久。不可責于誰。何故。惟有呼天而已。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盜。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大盜謂法網漸密。而人人將罹于法也。榮。獨先罹之者。就其所初。嗚而言。嘆。凝。憮。榮。辱立。然後覩所病。病以此爲病也。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立人之所病。寵盡權貴也。聚人之所病。財盡府庫也。窮困而使無休時。則病之甚。爭之甚。而至可盜殺矣。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所出政令。事事皆肖其物以為設施。坦白易行。無一毫隱曲也。不然。

則。自。以。以。為。失。自。以。以。為。任。矣。譖。解。於。不。咬。匿。為。物。四。向。意。不。相。遺。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力竭。不識。不敢。不勝。

不。至。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日。出。多。偽。指。匿。為。物。諸。事。安。取。不。偽。

上。行。下。效。也。此。三。句。說。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人。皆。知。責。於。盜。大。槩。如。此。者。追。之。如。此。者。則。豈。可。先。問。盜。竊。乎。無。限。哀。痛。慈。祥。之。意。俱。從。肺。腑。流。出。後。世。之。以。慈。悲。為。念。者。那。行。有。此。真。切。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僅言年六十而六十化。則亦難明其故。用

一。行。字。便。見。一。歲。之。中。而。有。日。新。月。異。之。功。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訃。

之以非也。始則以較前為進一境。故是之既。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又從六十句。萬物。推原一暉。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乎門。入皆尊。其知之所知。惟不見故第。尊其所知也。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誠之以非相反也。卒可不謂大疑乎。疑惑已。平已。平且無所逃。所不知之足恃如此。其可止而不求乎。非但不可止而不求。且無所逃于所不知也。此則所謂然與然乎。然與然也。為上且無所逃。句作結。諸解未是。

仲尼問於太史。大歎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

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謚法亂而不損曰靈，今靈  
謚而不得當。大弢曰：是因是也。○簡○筆○公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溢而浴。不分男女尊卑而同焉以史鮒奉御而進浴。蓋舉其亂甚而言之。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蕭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奉御而進所猶後世之治宗廟朝廷之事奉幣而進公使人代執其幣而又使人扶而翼之言其蕭慢相半所以為亂而不損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櫟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言其子不足馮恃，將有靈公其人者，奪而

為萬里。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大殘伯常騫尊其所知者也。稀韋恃其所不知者也。根上暇已乎已乎。且無所逃來。少知問於犬公調曰何謂正里之言。四井為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不適主于何人。而謂之正里之言。所謂輿論公評也。犬公調曰正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以為異。合異以為同。合十姓百名也。散同以為異。成風俗而播諸四方也。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喻百家雜碎。泛舉則不能成其是。今異為同。而其真乃顯也。是故正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此二句隱併而為公。公兼收並蓄。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大人合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人以言而入我我雖有主  
世人有正我之失者則不距此所以合併而為公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  
成五官殊職君不私君所以法天者也。天不故國  
治文武國治文武文武同治其國也。舊本以國治作句。既于本句支離又于五官二字少關會。蓋大人句宜歸併道不私一路講。牽入文武二字殊為不類。或于文武下添殊材二字與德備何與明眼者細繹本文自知  
文武二字之宜屬上句矣。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  
殊理道不私道主于大人。猶中庸之以道屬聖人  
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無為不執距  
併而為公也。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時有終始  
也。世有變化無事不變也。禍福之倚伏渾然在中而不可見也。至有所拂者而有

所宜。塞翁失馬。未知為禍。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  
之謂正里之言。面猶方也。自殉則與人異方矣。而不知有所正者。不能無所差。故大  
人猶大澤大山。然百材木石。皆我所有。而無容執距也。于少知曰然。則謂之道  
足乎。足謂道止于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  
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猶道不止於正里之言。而姑以其近似者讀之也。  
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道者爲之公。道無處不到。如公家之物也。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  
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道

所不統攝。故借丘里以明之。若已有天地陰陽。則丘里之言亦將處于萬物之類。豈得以此而相比哉。以比道。則猶狗馬。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物之數不止于萬。道者為之公。自而得有哉。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益相治。日月互相成列。故曰相治。日月陰陽之大者。故借以顯微。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四時彼此代謝。而物有遇其遇。其時而死。則如四時殺之。造物之以陰陽。四時生萬物。如人之以欲惡去就。生萬事也。故下文遂因人事。欲惡去就。於是橋起。不獨萬物自無中生以明之。欲惡去就。於是橋起。不獨萬物自無中生以明之。人之欲惡去就。豈先有之。亦憑空而起也。橋起。雖憊空而起。如喫湯。四時之不着物而生物也。雖雄片合。於是庸有。其半與牋同儀禮。夫婦牋合。謂合。

庸有常有也。夫婦既合。則子孫常有。猶陰陽四時之合。而生物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數者。亦從欲可志。而言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隨其次序而相理。憑空運轉而相使。若窮而不反。終而不始。則無物矣。窮反終始。則物亦自然而有矣。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極其言之所盡。知之所至。不過物而已。觀道者所至。不過物而已。觀道者所至。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所謂物自道何損焉。觀道者所至。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聖人有所不知。亦存而不論之意。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或使如行

意季真主於無為接子主於有神。正於其情。物性之本然也。偏于其理。據後起而言之也。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極在眼前。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闇。所自化。所以所將為。所以鳴吠之故也。之。嗚吠而莫為乎。何以能鳴吠也。由其故而析之。以為精。則至于無形。以為大。則至于不可觸。或為或使。狗吠而云然。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皆有沾滯。而成流弊也。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明說有個主宰。是人可無容致効矣。則矣。則太虛。此太實。竟說無物。主張。則人可恣力為之。所以為過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可見者是物之所處。而非處于物者也。或使過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不可見者在物之所處。而不到之處。所

謂道者為之公。而非竟無其物也。莫為之說。未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似可言而僅可以意會之者。言之則愈遠矣。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生既不能禁其所自有。則已死亦不能往觀其所自無。故死生之理。在目前而不可覩。或使莫為。不過借以惑人。而非實見其然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木道也。未物也。惟道往無窮。故物來無止。然道在物中。豈可覘而可言哉。故下文用言之無也。接住。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言有而無也。接住。立言根隱。故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立言根物道不可有。有不可無也。道不可以有言。或使之非亦非。道之為名。所假而行。即道之為名。亦假之以行耳。何以見道當名之

爲道。道且不可。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前用終以爲過。言而愈疎。疑之所假與物終始。  
數語盤佳一層。又剥一層。直至胡爲。吁。大方纔與截斷。想見一箭拂脊。一箭摩腹。一箭嚙之。妙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即易所謂仁者見日用。而不知。蓋得道者。言物。仁。知者。覘知。百姓亦過執物者。言道亦物也。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言。不足以盡之。非言非默。議其有極。道在非默。有定極乎。

111

111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外物。外來之患害。故龍逢誅比干戮。

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

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

年而化為碧藏其血三年化為碧。甚言其忠誠之結死而不化而生前人不肯信也。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

曾參悲外患之至善惡皆難必其能免則所恃者惟此區區之內養矣故下文遂言內患之

傷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木本無火。則燃。猶人木無火也。而與人相憂。則生火。金本至堅也。而守之以火。則流。猶人雖堅如金石。而時以火燬之。不能不傷也。枚乘七發。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與此意同。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絃掛碍也。如方且地之氣。兩相摩憂。故生雷霆也。諸鮮作駁字。讀便。將於是乎三字。毫無着落。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晉陵靈官廟。有枯樹一株。故老相傳。方氣蒸鬱成火。不待相摩而燃也。偶為記憶。以證乃字。若哈符節。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蟬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墮蟬反覆。既無所逃。此憂又不得成。此利害相摩。事。噏心。噏懸。吁。天。她之間也。慰賢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可見也。事難而不得動也。

人有所憂不可解之事。則每自寬慰。又自愁悶。既不能驟見分明。又不能畧為挪動。故利害之念。相摩於胸中。而生火益多。天和盡滅。故謂之焚和也。  
慰。二字。承。甚。憂。兩。火。起。吓。利。害。向。沈。屯。二字。根。無。所。逃。來。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  
之氣。不曰形斃。而曰道盡。兼誅死憂悲而言之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

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語亦雋遠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犧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作鬼神。憚赫千里。憚赫震驚也。任公子得若魚者。離而腊之。自澠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輕同銓。品量人材也。舊解作小才。與下諷字不類。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徐常吉以

縣令為秦以後事。然沈諸梁為楚葉縣尹。穆公召  
縣子而問。當時亦有縣令。特未通天下稱之耳。况  
竿累灌漬皆小之意。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  
也與懸賞意無與。是以未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裙襦猶未解。口中尚有珠。欣喜着心之狀。曲曲。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不布施  
縑。何含珠。雖為盜竊之時。亦不離滿口詩書腐死。何含珠。為儒光景。古來亦多有是。何怪乎後來之居接其齷。摩其顴。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  
無傷口中珠。件件斯文。蓋為假仁義者痛下針。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修上而趨下。末儼而後耳。因上長下短而見其末儼耳後。因末儼耳後而見其視若營四海。此步步入山影法也。視若營四海轟然相遇。既昧皮相。只用視若營四海五字。空中寫影。自然函蓋一切。後人所謂函蓋之法。不知費多少彭亨。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丘去汝躬矜。躬矜一身。與汝容知貌。若愚矣。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問由此工夫。業更可得而進否。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驚。保強也。強成萬世之患也。視若營四海。不忍一世之傷也。躬矜容知。驚萬世之患也。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故矜躬容知之害如此。抑固寢邪。其略弗及邪。生來窮相乎。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

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事本順也。而喜為驚。

所謂略

一慙之不忍。終身慙也。較中人之無榮無辱者。略進焉耳。相引以名。陪下相結以隱。句起下譽堯句。

相結以隱。跟上視若營四海。及不忍一世之傷來。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

兩忘而閑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結人以隱

猶譽堯非桀者之引人以名也。夫人之相與。祇須淡忘而自然順利。猶閑其譽。而自無所庸。吾之非也。如此則與一世而得淡漠可矣。若反之而自勞。則嘸非傷生之事。偶爾而妄動。亦非正道。之嘶喧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此則成功極易。奈何重問于我。而終以學業相矜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闖阿門。

阿門。宮中曲

曰

子自宰路之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圜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鷓鴣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

矣。嬰兒生無石碁。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至知有  
二句。緊頂上知困。神不及虛。合下失去小知而大知  
明。魚不畏網句。是橫擔一喻。去善而自善。是帶陪  
一句。嬰兒二句。為上自字作証。其實是發明去  
小知而大知。明白也。法脉繚繞委曲。盡諸奇變。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即內篇大而  
無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廁列也。廁  
所用容足之地也。自容足之下。直至呼嘯泉也。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  
也。墊下也。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  
而下之。直至呼嘯泉也。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  
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容足之外。有  
若以廣且大為無用。則一目之羅。無時得鳥。若以  
墊黃泉為無用。則高飛之禽。可以屈尾。百姓日用  
而不知。亦以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  
不推故耳。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

不能遊。且得遊乎。心有天遊者。無往不可。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流遁決絕來。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承上而言。不能遊者。必至于德者之所以自任也。蓋至知則不凝滯于物。而須流遁。厚德則其志無窮而不忍決絕。今不能游之入。顛沛而不反其志。火馳而不顧其行。以出為辱。以處為賢。殊不知至知厚德之人。雖出而全其君臣之義。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後世不能厭損其良貴。故曰。至人不留行焉。繳且得。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夫流遁決絕不遊向。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之入。尊古而以爲不敢襲。卽今而以爲不足行。且以稀韋氏之此初學之流。見識淺鮮而然也。若將眼界放高。則流遁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決絕者。亦與世俗同此。

波靡。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耳。此不波者何嘗彼教不學承意不彼<sub>言教彼而不學承意而不</sub>流遁決絕哉。彼教不學承意不彼<sub>言教彼而不</sub>猶彼<sub>此所以能遊于世而</sub>不僻順于人而不失已也。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sub>此四句陪下心徹二句不</sub>為物欲所蔽故能徹也。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sub>壅之則如哽咽者然理氣俱不順</sub>壅則哽哽而不止則<sub>壅生互相踴踴衆害惧生矣此</sub>踴踴則衆害生。凡為道于所徹者不欲以物壅之。適<sub>之久而混逐叢生互相踴踴衆害惧生矣此</sub>變<sub>言道之本然而人不可不循道而行也諸解于道</sub>不欲壅<sub>竟解作氣</sub>句殊欠哩會。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殷<sub>也。或一</sub>也。寶物之所以有知者恃耳目鼻口心知之息若一所有<sub>其知即虧至于息之不殷非天之降</sub>

材爾殊也。天之全以相付者。其清明之氣。時時使之相通。如穿之者然。未嘗使彼目不能視。耳不能聽也。人顧以物欲塞其竇。而使之雖視不明。耳不能聽也。人顧以物欲塞其竇。而使之雖視不明。耳不能聽也。穿字承徹字來。塞字承壅字來。胞有重閭。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

則六鑿相攘。胞有重閭一句。陪下心有天遊二句。室無虛空二句。陪下心無天遊二句。

六鑿。即耳目鼻口。心知也。相攘。則賤妨貴。小大。大林。正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惟厭苦相攘。承上而因類取譬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故求清淨也。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故求清淨也。

稽乎詖。詖急。知出乎爭。柴生乎守。柴塞官事果乎

衆宜。

承上而言。德之溢。由于求名。名之溢。由于表暴謀。稽乎詖。因急而生計也。知出乎爭。柴生

乎守。相持以求勝也。此皆心無天遊。六鑿相攘而生害也。豈知官事猶順衆宜而斷而一身之冲焉。可使之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相攘也。

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怒生急于生也倒順其生機則草木亦不自知也善養息者亦俟其息之自行而必有事焉則雖逆亦順而无不生喙害矣若未至而助長既至而忘其所病皆由心而生靜則心不動而病自減矣故可以補病背城可以休老背目則可以不速老也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教駭字承勞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此駭國

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駁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駁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此駁國之弊。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  
他聞之歸弟子而駿於颍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  
狄因以跨河此駭世駭天下之弊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  
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蹄兔胥也兔過而觸其機則其蹄咱累故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  
曰得意忘言則無論其有用無用而處世不須逃世養神不至疲  
神若患了者不知無用之為用誠皮相耳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曰出。和以天倪。

寓言所  
以發明

天地古今事物之理。益明道之言。不可不詳。故十居其九也。重言。借聖人高士之立言制行。蓋衛道之言。不可不勤。故十居其七也。卮言和以天倪。如韓昌黎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蓋所遇皆此種齷齪不堪之人。與之正言莊論。彼且不知為何物。不與之言。又似不近人情。惟姑與之為戲。則彼或轉思徐悟。我久得以自娛。謂之日。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自言其道之妙，則人必不信。

妙始顯。此非我之故。

惟借他物以明之。而吾之道。

乃人之不能明其道之過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

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

此四句正解人之罪。

也。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

借重前輩以

先于我而無經緯。本末于胸中。則強以期願之。

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

雖

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人而無有足以先人者。是失其為人之道也。失其  
為人之道。則如已往之陳迹。而求之無所得矣。何  
足引。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

重哉。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  
言則齊。此即齊物論中餘意而申之。言危言日出。  
而謂我之天機以為消遣者。非欲以此而

統一衆論也。蓋統一衆論。惟不言始能齊之。所謂十日並出。萬物皆照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異境同悲。有如此者。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人欲而以言則不齊矣。人有言而我與之齊。則亦不齊矣。故曰無言。言無言。故我謂無言者。雖言亦無言也。蓋卮言之出。之所如飛鳴之影。過而不留。故能如此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言終身言。而吾之真。未身皆為此無言之言。而吾之真。未嘗不存于其中。是未嘗不言也。終身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

久。孰得其久。正解窮年。諸解作傳。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譬之五行。以水繼水。以火繼火。豈能不然。而後可借。始卒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循環以消遣歲月也。天倪。是謂天均也。天均者。其為暢然和適之天均也。天倪解之。是從對面作結。此處抽此等機。關行文自絕跡。飛行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生平專以強辯為是。未嘗有回頭認錯之時。故莊子言。孔子大聖。猶有非今是之進境。所以箴惠子。使不執堅白以自終也。或解作與則陽篇。遽伯玉一段同意者。固于本節絕少。關照即解作。

泛論孔子者于首句。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惠謂字神氣亦未體會。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之謝去有為之迹也

言孔子已無勤志服知

嘗之事。但聖不自聖。是以目徂而德盛化神之故。未自言耳。一邊分別孔子。一邊針對惠施。所謂向

眼。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人之受才

于造物。不過欲復其性靈。以全其生初之理耳。孔子言此。則謝有為之迹可知矣。若惠子而知此。豈宜于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而鳴堅白。以傷其生哉。○莊子引孔子之言止此。

鳴而當律。

言而當法。不言則已。言必有中。孔子之不易小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若義與

利。陳乎前。而猶欲以好惡為是非。直服人之口。而非列乎前。而猶欲以好惡為是非。如公

孫龍與孔穿辨滅三耳。孔穿不能屈。曰。幾能令滅三耳矣。然孔穿不心服。而公孫龍終以行也。前猶隱篋之。此則顯闡之。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謹也。立定天下之定。若孔子之所以服人者。使之中心悅而誠服。未定者。而使之定。豈若惠子之曉曉于世。而相拂以辭哉。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也。○此段文義本屬難于聯絡。諸解不問其神氣之所存。謬謂孔子之言止于定天下之定句。試問義利陳乎前三句。眼光針對何處。不敢謹立一句。是孔子自矜乎。抑教人務外而為人乎。善讀書者。要知對何等人說。何等話。寫何等人品。要讀得何等神氣。若泛泛悠悠。則不如不讀之為愈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仕而後化。則非居業之進境。用前段化字。而類記之者。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懸。其罪乎。學問日新而已。無與始可謂之解懸。今以哀自係。何以能不懸乎。僅言哀而不言樂者。樂則冥然相忘。哀則有感于中而自係也。彼視三金三千鍾。如觀雀蚊蛇。相遇乎前也。身外之物。任其飛來飛去。而已無與焉。寧復知其多少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朴。二年而從我。三年而通。四年而物見。五年而來。有所得。六年而鬼入。無方。七年而天成。無為。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無九年而大妙。無名。生有為死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生前有為。則死後益以既死而為鬼神。有自而入也。若為生人陽體。則何從勸公乎。正解大妙之人。無所不適。而相天造物。不比尋常。有為之人。直至死而方能勸公也。諸解支離。貫串不得緣。未細心體認耳。夫有歷數。地有人據。歷數寒暑春秋也。吾惡乎求之。以下承上。而惟明大妙之人。雖不能指其相天造物之迹。在于何所。而其理則默存乎其中也。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莫知其所終。謂不意此物之終而忽終。頭不知其然而然。極屬無謂。是想來有以相應也。無命之者也。此根地有人據而言之。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以爲無鬼神。則寒暑春秋相應而不爽矣。以爲有鬼神。則寒暑春秋或逆行而不應矣。此根天有歷數而言之。造化之迹盡乎歷數人據今皆不可知。則大妙之人默存乎中者非言可得而聲矣。

衆固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括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

上叟字是呼而答之。下叟也响是詰之之詞。稍。

小也何必屑乎有而不知其所以止諸狀而言子肩而問也。

蜩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

夜吾代也

甲蛻附于蜩蟬影之附形亦似之而遇明而顯遇暗而息則并非形之所從而

立矣故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形

以爲吾之所待而況形又待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使其形者乎。彼指形。

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  
有問乎。○收。○中之有。強陽謂不意其往來而忽焉往來是無有  
與俯仰行止候忽無定之問相應。諸解于強陽二字欠理會。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  
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  
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  
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  
誰與居○睢盱皆矜高之狀。故人咷之。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  
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

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燭者避竈。其反也。  
舍者與之。單席矣。此亦承前節之意。而言學貴無我也。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羲民同訂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  
憂之病幽憂憂其不  
得清幽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  
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  
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語句雖妙然亦勦集內篇字意而筆力失之軟弱。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捲同卷如賈捐之昧死竭德力之士也。卷之卷誠惄之意。

徒言慕其神可知矣。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謂戰鬪而殺人之子弟也。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篋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有富貴。不戀之以傷其身。尊

生者則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強出之而薰之以艾。薰如三薰三沐之薰。

乘以王輿王子

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

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是國策中雋語書

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  
廢。斷。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  
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  
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  
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

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緒餘二字較上苴糠秕勝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所以之往而不傷生也所以爲爲而不傷生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

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  
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  
再拜而辭君之于民周之亦可受但使官遺之粟則不可耳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  
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知我則不可待如此窮咽矣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  
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反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是

漢初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位語

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

茨積也室不治故所積皆生草也

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

以甕為牖者有二室也

以為塞上漏下溼床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

表素軒車不容巷

軒車高大故巷不能容也

往見原憲原憲華

冠縑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

子貢原憲既為

同門亦不應。有先生之稱。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學以為人。所學者皆以適人之適也。教以為己。所行者皆以求富貴利達也。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决曳綻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  
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飪粥、郭  
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  
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歎然變容  
曰、善哉、回之意、正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  
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正  
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正之得也。用意錯亂出語  
庸率以此教顰乎莊亦不自量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

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精語瞻子曰。不能自勝。則

從神無惡乎。

言不能自克。則且從心所欲。然保能神無惡乎。惡如世說。輒作惡數日之

惡。神惡猶言。心中不快也。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必不能壽也。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

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

其意矣。

有意于隱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

藉。狼。弦歌。

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正掩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正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掩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

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頽  
陽而共伯得乎正首寒暑風雨之序謂窮則必通  
通則必窮也。而許由共伯未嘗有窮通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  
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  
已不若是而已猶云  
未若是而已也。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  
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諫瞽光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

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不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晉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也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盧水平昔既知其無道則宜早自避矣若臨時非忠非義非潔身非重生究欲何

為  
者。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若武王知夷齊之為人則無此盟矣。若未知夷齊之為人。武王又不如是之濫爵也。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祈喜禱求所好之事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人樂此政則行此政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

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  
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  
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  
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  
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並同。同伴與此人同處也。塗汚也。不如避之以  
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  
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  
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語意支離如此。  
而以擬莊令  
人欲嘔矣。

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筆力庸弱，詞句淺率。

其爲贊手所託無疑故不復甚加褒貶聽之若存若亡可也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十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

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正竊為先生羞之。正請為先生往說之。孔子豈說客耶。其為戰柳下季國時人所託撰無疑。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心如湧泉。則不可竭。意如飄風。則不可測。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顏子先子路而卒。豈能為馭也。子貢為右。既非兵車。安用右為。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

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曾  
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  
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  
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不反其本雖盜跖猶惡之操衡  
鑒者往往智出盜跖下良可慨  
也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  
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餔之膳孔子  
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

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索劍嗔目較如乳虎曰止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止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是

戰國策

氣

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

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  
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  
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立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  
陋恒民之謂耳令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  
父母之遺德也遺德猶遺體也。至○理○名○言○正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  
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  
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  
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  
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

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  
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煖  
之。如目擊太古氣象。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  
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  
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舜作立羣臣。立羣臣。興位于羣臣也。然亦費解矣。湯放其主武  
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  
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

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  
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  
正？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  
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  
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  
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  
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  
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  
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  
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兩引黃帝

戰于涿鹿之野。蓋為解脫罷兵休卒之說也。

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

者世之所高也孰

同熟論

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

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

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餚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屠狄諫而不聽負石自

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

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磔裂也。流，流之于水也。操瓢

而乞者人惟乞者不惜命。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

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

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正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正所謂無病而自灸也此種病根亦不可不知。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

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富人聞之必以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矣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生欲造句苦無趣味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滅獲聚胡之人也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桓公而又有搭殺兄入小白村極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後世假名士往往如此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美字與尾叶韵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

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  
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  
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  
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  
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徇  
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  
於棄其所為。而徇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  
人。反徇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  
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  
成而意與道徘徊。數語頗似見道之言。惜不知後何處刪來。無轉而行。

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莊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

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惄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世。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同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  
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  
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  
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  
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庶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  
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  
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  
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  
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義理雖妙而非漆園本色。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薰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核溺於馮氣。核同咳。咳溺皆湏氣。以言形容。絕音。富貴之人。體既肥澤。諸事艱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也。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體既肥澤。則湏馮。既靠也。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堵耳而不知正。笑罵由他。

笑罵。實在光景。避且馮而不舍。據而不肯舍此也。可謂

言暫避人之譏罵。而可謂

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瞧禱求。

禱求也。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

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

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

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

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

而爭此。不亦惑乎。

繚意。意中委曲繚繞也。絕體。寧為死亡也。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羲民同訂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來得無味。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

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哩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

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好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

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  
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鐸韓魏為  
夾包以四夷襄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  
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  
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  
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  
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  
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  
為脊以忠聖士為鐸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

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北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闔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縕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  
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  
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  
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  
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

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形○摹○亦○工○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與盜跖篇同一反走。再拜。而此甚焉者也。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

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正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以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羨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迂無忠臣，國家

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羨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佚希意道言謂之詣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

拔其所欲謂之險。言善否皆容之。而惟類之所適。則偷拔之也。類適即順指之意。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  
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  
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  
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  
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日、  
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  
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  
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成、強親者雖笑不和。  
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  
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

有○淵○理。

句○

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sub>○意○亦○警</sub>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吾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

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  
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  
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  
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  
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  
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  
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  
之容。今漁父杖擊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  
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  
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

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  
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  
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  
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  
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  
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  
有矣吾敢不敬乎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  
而五餐先饋。食于十餐而五餐先饋。言有十餐則並下文輕乎貴老。總有着落。諸解謬妄。伯昏瞀人曰。  
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言胸中之所實得故此形如間諜者然偶出而露其光耀故為人以所見也。內誠成光之本也。不解形謀之由也。以

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則光耀外露。  
然畏敬而貴者。老者皆在所輕。而獨敬我之有德矣。豈不為患哉。整其為醸也。夫養人特楚句。慕寫。心迫情形。酷肖。為食羨之貨。多餘之羸。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權量度也。權輕。不甚用其量度也。惟利薄。故權輕。若本錢既大。則心計轉繁矣。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主。則其智盡。若見我之光耀。則將任我治事。責我效功。而身勞智盡。且及于我矣。豈非形謀而釀患哉。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言苞性能改。則處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只在旁與出同。烘雲托月之法。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敷杖盛之乎。顧立有

間。不言而出。只用冷眼旁觀。而此中之光景。自異化。賓同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已矣。言不消發藥了。隱含只湏使人無保。便為良藥。于下文固字終有關照。或解作不可救藥。味是。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焉用何用此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言感而使人悅豫。由人故也。人既有所豫。則汝豈能一無所感乎。若有所憾而搖汝。味之嗔性。此種喪已徇物。甚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若有人告汝。則汝亦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言。祇有毒藥之毒。與前發藥相聯。

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史張騫傳。使者率多進孰  
按熟字如此解。既與小言句相關。又以見習熟而莫能覺悟也。諸解味是巧者勞而知。  
者憂。宋子京謂不識字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汎若不繫之舟。  
則人無從保之矣。又言虛而遨遊。蓋為內誠不解。而致其叮嚀也。

鄭人緩也。呻吟喪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不成  
知。河潤九里。帶喻一作波澤及三族。使其弟墨。病根在  
異于人。故使弟墨而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  
欲明其儒業之成也。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  
而緩自殺。儒墨不能並立。故相與辯。父溺愛而助  
少子。故緩忿而自殺。十年與三年相應。其父夢之曰。以下皆怨父之詞。見夢之言。止于秋柏之實句。使而子為墨。

者予也。而指其父也。怨其父故如。闔胡嘗視其良。  
既為秋柏之實矣。言何不視汝之佳兒。夫造物者。  
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正。  
說緩之不足以食報。故使弟墨而殺其軀。笨伯觀之。未有不墮落坑塹者。夫人以已為  
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井  
泉人人可飲。猶各習其業。而不必相爭也。今緩自  
欲表異而至賤其父。何嘗見得大道。不過如井飲  
之徒。互相爭而已。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  
知也。而分彼我矣。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  
遁天之刑。言外見緩。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  
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衆人暗指緩說。

而緩使其弟墨。為子不宜怨父。而緩指其父為而。  
是安其所不安也。河澤九里。澤及三族。則盡力于  
儒素位而行可矣。今欲使弟墨以表異。自殺  
而傷心已死。而見夢。是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不言。即是  
所。以

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所以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暗頃知而不言。無所用。聖人以必  
則非強開而不出也。

聖人以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故多兵。順於兵。故  
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聖人于可必者。亦視為不可。必。故胸無爭奪。衆人于不可  
必者。亦欲必之。故胸有爭奪。胸中既恃爭奪為  
能。則所謂漱精神。呼塞淺。而漸至銷心。精力矣。小  
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塞淺也。竿牘。學文

問也。蹇好為艱難。淺無益之學。小夫而欲兼濟道  
之智。不過其所難見其所淺耳。而欲兼濟道  
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惟至人為能行道。生物反形歸虛。今小夫之精神  
已盡乎蹇淺。而欲為此。則迷惑于宇宙。而不知從  
何處下手。累于形而不知太初在于何所矣。太一  
提攝調和之意。與兼濟。一例講。形虛實與虛也。與  
道物。一例講。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  
諸鮮。未是。

無何有之鄉。甘冥。即東坡所謂黑甜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

清。夫至人之所。以能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者。以其能聚精會神。而歸之于未始有始。而甘冥于無何有之鄉也。故其精神之運轉。如水之流于無形之地。即其發洩而為兼濟太一也。亦唯乎太一。而非沉濁汚穢。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汝指小夫之知毫毛。苞苴竿牘也。大寧。甘冥于無何有之鄉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淵曰。吾以仲尼為貞。同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羽不須飾。已文矣。而又畫之。從事華辭。以文為旨。不知本之為美。忍性以則文之過也。從事華辭。以文為旨。不知本之為美。忍性以

視民而不知不信。

忘其性而為此虛文以示人。而不知其無實之不足為貴也。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之非  
以受之  
私以  
心以  
非天而  
之受

以天故宰之。以吾神。此皆  
憲生之害。敢不足以上民。彼宜

汝與予顧與誤而

可矣。言仲尼之性與汝相宜歟。若誤而為此

則無怪矣。今使民

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

世慮不若休之民

者。非偷安。旦夕也。故欲為後世  
惠者。莫如休而不治。舊註未妥。

○難治也。輕冒一句。  
不属乎前。

不麗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難治句施而根上休之

句蓋治則必期其效。故為施而不忘。而與天之布化不同也。而

商賈不齒雖以事

齒之神者弗齒夫所謂施不忘賈之念念不

之不可者。以其似  
忘所出之必入也。

夫商賈不掛人之齒頰。雖或以  
類其人之真神。終不以齒也。上

事而偶掛人之齒  
民者奈何類此不

齒之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商  
人也。外專利而生害。呐特等而生疾。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  
刑者。陰陽食之。訊者以刑罰而訊問之也。食之以  
憂患而剥蝕之也。宵小也。離罹同。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難治也。以上  
言安民之道。外刑以下言

養生之道。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  
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厚貌渾厚。其貌如  
怒。貌為善惡。未必善惡也。深情。所以厚貌之故也。險而難知。正以其不常也。故有貌愿  
而益有長若不肖。有益于入者。亦有長技而外若  
不肖者。有順懷而達。杀順懷急。俱非中道。然亦  
有貌如此。而內自通達者。有堅

而繩有緩而針堅。堅而繩不足倚恃也。緩而針謂貌若堅強而臨事則寬緩而臨事則堅強足以蔽扞也。針為臂鏡。有扞故德之義舊註于下文就義若渴二句毫無關會。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貌之不可測如此。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惡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貌深情豈能逃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孰敢不軌何度之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而夫不肖人也呂鉅中也如富貴不淫此

亦觀人。再命而於車上。僕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孰協唐許。言唐堯許由。俱不在他眼裡。不去較量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賊害而心有曉。及其有曉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心上本着。不得一物。而曉又其機括之靈者。凶德有五。即天地篇之所謂。天地有五也。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sub>此等</sub>其所不為者也。而國之凶于上言害于德者。惟心。此復言害于德者。有五。而心其最焉者也。中德心也。心之凶德。無從而覘。故于自好而警其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羨聾。長大壯麗。勇敢八音。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窮。極則循。偃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物循物。則不

偃仰同猶俯仰而不得罪于人也。困窮而畏其不如人。三者皆生于憂患之事。故達可必知。智慧以有涯隨無涯之府也。勇動多怨好為爭奪。仁義多責怨之府也。仁義多責此三府者人所必有而不可開其竇也。達生之情者愧于知慧勇動仁義諸物矣。達於知者肖肖釋散也。去小達大命若隨達小命者遭。隨者其知而大知明也。達行者得時則駕。此皆無所執滯者而不能無大小之別也。此三府者亦人所有而宜達而由之者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鋟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徵之有哉。奚徵纖毫不漏俱為所食也。即下整粉之意。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

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情其可得乎？」犧初生犧將死兩者相反。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櫟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

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不。是。第。一。描。寫。曠。達。亦。見。得。天。地。萬。物。中。赫。然。有。此。之。火。

在。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

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乘。化。歸。盡。

委。而。任。之。可。也。奪。烏。鳶。以。與。螻。蟻。則。是。未。離。躍。治。

之。承。金。上。偏。字。而。尚。隨。其。所。之。而。況。此。臭。腐。之。物。蟻。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因。

平。物。理。之。所。平。而。以。已。見。平。之。則。不。平。矣。不。明。者。因。乎。物。理。之。所。徵。而。以。已。見。徵。之。則。不。徵。矣。明。者。

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者。

物。而。為。之。使。神。者。見。而。置。之。故。勝。明。知。棄。餘。而。欲。厚。葬。是。為。之。使。也。若。神。之。所。安。則。純。任。自。然。而。已。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愚。

以。其。所。見。而。助。于。人。為。則。其。功。外。馳。而。真。神。亦。喪。矣。豈。得。為。明。乎。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此句是統說百家衆技。下有源流授受者。看本句天。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下二字。及下文古字自明。伏下文得一察。以自好。及往而不反之意。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曰無乎不在。道術本無乎不在。但治之者。不能無偏全耳。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神如維之神。明如昊天。曰明之明。聖。聖德也。王。王道也。神何自而降乎。明何自而出乎。聖必有所由生也。王。

必有所由成也。四句皆設問之辭。皆原於一名。雖異而其發源初非有二也。神降明出。先天之道術。天人以下體之也。聖生王成後天之道術。聖人以下體之也。一字為後裂字伏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之道為門。兆於變化。始兆。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裡。語。決。名。得。妙。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法以分之。名以表之。參以驗之。稽以決之。故事物之來。皆如數一二三四者然。毫無所難矣。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此雖末度。然皆道術之所有者也。古之人。

其備乎。因道術無乎不在。皆原于一。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惟其備於身。故能廣運也。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用活筆。散筆。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其道不明也。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一偏之見也。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

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判天地之美三句。知之也。寡能備于天地美也。二句。不能行也。稱神明之容。即上所謂配神明也。一曲之士。固不能備賢知之質。又中道而廢所以起下闇。蓄之則聖德。發之則王道。闇是故內聖外王之道。而不明也。是故內聖外王之道。而不明也。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申一察。自好。句。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此句帶之勢。謂之勢。而有千鈞之力。不以爲起下文似不用力。此句帶之勢。謂之勢。而有千鈞之力。不以爲起下文似不用力。此句帶之勢。謂之勢。而有千鈞之力。不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矯如矯枉過直之矯。古靡。靡費也。暉。焜耀也。古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  
之。大。過。已。之。大。順。此。種。道。術。已。屬。不。正。而。墨。子。  
脫。而。無。所。改。更。其。瑕。疵。已。于。無。意。中。作。為。非。樂。命。之。  
出。不。俟。下。文。貶。抑。而。先。見。矣。作。為。非。樂。命。之。  
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  
樂。博。不。異。博。取。不。為。立。異。之。名。也。承。上。汜。受。二。  
樂。句。来。不。與。先。王。同。二。句。承。作。為。非。樂。四。句。来。黃。  
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  
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  
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  
三。重。士。再。重。禮。樂。之。彰。彰。不。可。廢。如。此。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桐棺三寸而無櫟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輕著一筆。如其燕尾點波。

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于下文使人憂使人解

悲句。欠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  
聯絡。曲折伸縮。

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極。有。情。致。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不合時宜。離于天下。

也。為道而至于不可行于天下。則去外王之道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

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卜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

凡同糾糾雜調。腓無肢脰。無毛沫。甚風櫛疾。雨置  
罰使之適宜也。腓無肢脰。無毛沫。甚風櫛疾。雨置

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  
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蹠為服。跂木履也。蹠草也。日  
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全付本領和盤托出。曰不能如此。非禹  
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  
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譜  
不同。倍譜于墨子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  
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

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願為之尸。以之為別墨之主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

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股脰無毛相進而已矣。而相進矣持此而行之也。亂之上也。亂治之下也。治之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無世俗之累。故不以物華自飾。願天下之安寧。不苟且于人。故不忮害吁嚦。願天下之安寧。心白心表。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其心迹。之無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鉢尹文聞其風私也。○不累俗。却駁俗。私也。○不累俗。却駁俗。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別宥為始。分其等差。而寬以圖之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本強無可方物。而今強為之形容。心本無可名言。而今無可方物。而今強為之形容。心本無可名言。而今下文以肺合歡。鉢文便謂是。

之德。以脢。合。驩。脢。煮也。人雖不歡。而強欲與之相行也。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置以為主。置心也。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置字頓住。另有妙義。言必欲用其道。則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怠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苟不恆。不以身假物。根意來。不以為無益於天下。苟不恆。即上文白心之意也。曰。君子不為苛察。根意來。不累。不以為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己也。明之。明無益于天下之學也。如已不如不明也。蓋鉤文之意。不此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用抑揚褒貶。而神情自見。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公正而不偏黨。平已謀而不自主。趣于外物而不兩歧。決然無主承公而不黨。句。趣物不兩承易而無私句。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蓋分別也。知萬物皆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一經選擇。則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不能偏及。教

則不至。有可教者。則必有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冷則灰心而  
淪落而以爲道理。冷汰于物。以爲道理。即  
不求用。以爲道理。下嘶謂塊不失道也。  
知將薄。薄。作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言無論知與不知。皆將薄之。若  
待知而後近之。則傷之矣。譏體無任而笑天下之  
正於物無擇與之俱往意。譏體無任而笑天下之  
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譏體。狹邪也。  
無任。不任事也。  
客。縱脫無行。脫。也。椎拍輓斷。與物宛轉。如椎而拍之。如輓而斷之。  
與物宛轉緣。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  
不得已也。  
前後魏然而已矣。魏然。塊然。獨處之意。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三句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往光全而無非。全全身也。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景。

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

○替○他○原○諒○絕○妙○詼○諧

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

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慎到之道。如此。是直以土塊為不失道矣。豪傑。

相與笑之。曰。單是豪傑笑他。可見庸慎到之道。非。

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言此種非生人之所宜行。

而死人之理。甚可怪也。少陵句。能添老此皆豪傑笑之之辭。田駢亦然。樹丹崖裡句法

似學於彭蒙。得不教。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

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竅然惡可而言。竊然以意

會之。當是偶然過物之意。前所謂決然無主。下面不使人見而觀之。亦此意也。常反人不

見觀而不免於鯁斷。鯁同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體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常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二句是毀萬物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三句是太一笏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四句是常無有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句是尹之濡弱謙下隨接起老聃之濡弱謙下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曰受天下之垢。此數句是下。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  
藏也。故有餘歸。歸音喟，獨也。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

不費。無為也。而笑巧。此數句是常無有。人皆求福。已獨曲

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已。曰堅則毀矣。

銳則挫矣。此數句是主太一。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

至極。此三句是不殺萬物。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

寘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羅如羅列之羅

萬物羅列。而無所歸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  
申上何之。何適之意。

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端起處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僕謂放蕩也。觭讀如陽數奇之奇。恣縱而不放蕩。蓋不欲獨立于世以表異。舍下文天下沉濁不得不然。意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因以下沉濁故反以此為急務。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真實也。中所不可以為戲也。廣大也。道無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故隨物以寓言也。因天而下沉濁。故反以此為急務。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有實理而不可為戲也。廣大也。道無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瓌瑋則易於驚世駭俗。連犿則宛轉而入情入理。故無傷。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參差則易于雜亂無章。諷詭則滑稽而變現百端。故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所謂積中發外。上與造物者遊。

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本本弘  
大而辟深闊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  
矣。宗如宗支之宗言大要皆如太。雖然其應於化  
其風元氣之調適而上達於天地。此下便足聞。  
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迹乎昧乎未之  
盡者。蛻如蟬蛻之蛻遇變化而應隨物理而解。而  
其理皆不可蛻則將疑其有所脫化而來。不蛻  
則芒昧而不可盡其道矣。若察迹之私惠施多方。  
論衡以為談鋒即有所蛻而來者矣。惠施多方。  
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歷物  
謂以意經歷于物而懸揣之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  
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  
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

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畧。作。一。東。局。勢。便。不。散。漫。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  
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  
不蹠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謫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可以為鑿。不圍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  
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  
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

不。以。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  
龍。燭。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  
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圓。也。柳揚都在一圓字內。惠。施。日。以。其。  
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根基  
柢。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天地其壯乎  
有已則言其壯施。存。雄。而。無。術。言大而夸南。方。有。倚。人。  
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  
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  
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

塗。隙。矣。

塗隙。闇于道也。不務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

于道也。不務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

之能。其猶一螽一蛩之勞者也。

其於物也。何庸夫

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

於萬物而不厭。

夫惠施而充之以一。猶可為也。蓋

能以一自寧。

散于萬物。亦奈之何哉。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

駘蕩而不得逐。

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

競走也。悲夫。

此段議論。非貶薄惠施。亦非借襯自

恐人。因以波及。而目為空言無實之學。故謂惠施存雄而無術。則莊叟之所

得可知。彼史公空語無

事實之譏。莊叟

蓋逆覩之矣。

此篇先用皆原于一古之人其備乎。道德不一。

道術將為天裂數句立定機局俯仰哀吟接用其去王也遠矣。其行適至是而止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古之博大真人哉。洗發裂字抑揚含吐後用彼其充實不可以已直接古之人其備乎。句糠粃一切末帶出惠施一段正與充實不可已相反通篇一氣貫注而千巖競秀萬壑爭奇。泙洋洋潔涸如入武夷九曲使人愛玩不盡。至天神至聖不雜真人之號。鄒魯六經不置進退之辭。隱然見根柢出于聖門變化裕于全德無可奈何而託空言以救世較之百家時有所用。

而不該不徧。惠施徧為之說。而存雄無術。相隔  
楹。蓮林西仲力辯為訂莊者所作。但細玩此篇。  
筆力雄奮。竒幻環曲。萬端有外。雜篇之所不能。  
及者。莊叟而外。安得復有此驚天破石之才。然  
則先載莊子將死一段。而後接入此篇。蓋以見  
莊子既死。而道術之壞。將有不可問者矣。為後  
世慮至深。且遠其胸懷底裡。夫誰得而窺之。

莊子鯤異

一一一三一三

十一

莊子論畧

共十條

一莊子人品德性學問見識。另有一種出人頭地處。另有一種折衷至當處。後人只在語言文字上推求。何從窺其寄托。

一莊子是全副才情。老子只有一副家伙。鈎着他沒有的家伙。他便不動手。管子荀子是收拾聖人的舊家伙而改造之者。故爾也還用得。只是不醇不備。若遇莊子動手。自然在諸子之上。

一莊子才學來得本是醇正。只是眼界太高看得忒容易了。故使人疑。他無濟于實用。如少陵竊

比稷契豈漫無所見而為大言者。俗子强作解事。不為輕許。請問究竟看見什麼。

一莊子本是個要出世底人。緣是藏諸用者遠。不肯屑屑于口頭耳。試看諸葛武侯。梁父吟何嘗露一點圭角。黃徵君文中子滿口是要救民。只怕動手。未必能如武侯也。世有解得梁父吟者。亦鮮得莊子。

一莊子開口就說沒要緊的話。人往往竟算作沒要緊看。要知戰國是什麼樣時勢風俗。譬如治傷寒病的一般。熱藥下不得補藥。下不得大寒。

涼藥下不得先要將他一圍邪氣消歸烏有方  
可調理這是莊叟對病發藥手段看作沒要緊  
者此病便不可醫

一莊子眼極冷心腸極熱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腸  
熱故感慨無端雖知無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  
熱腸掛住雖不能忘情而終不下手到底是冷  
眼看穿

一莊子並非三代以下所能用亦不為三代以下  
用許由皇臣故不比臯禹伯夷帝佐故不同周  
名莊叟所學亦非春秋以後所能用也

一莊子每多憤世嫉邪之談。又喜歡譏誚出名大戶。或寓責備賢者之意。或假人窮反本之思。誠以彼齷齪者擢其髮而數之。適足汙吾口耳。執死腔板以相繩者無從說起。

一莊子非但不是闢列根源。并不是沮溺光景。時命大謬。是其不能立德立功。虛充實不可已。是其所以立言處。

一莊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閭之哀怨。而不知漆園之哀怨。有甚於三閭也。蓋三閭之哀怨在一國。而漆園之哀怨在天下。三閭之哀怨在一時。

而漆園之哀怨在萬世昧其指者笑如蒼蠅

繩崖氏識

莊子獨異

言一

三

讀莊針度 凡八則

讀莊子須是窮理。試看莊子窮理之樂。直是口不能言。而心以琴瑟之者。若不能窮理。以心相印。徒恃聰明偶到之處。橫爲割截。只是解者肚裏明白。作者肚裏倒不明白了。

讀莊子須把心收得細。如游絲虛而與之委蛇。望其氣上。則引而避之。俟其氣下。復緩而惹之。鍊得此一片輕清微妙之質。則氣息自通。

讀莊子須善用照法。正照之。斜照之。遠照之。反照之。照得不真者。仍舊打掃心地。自然照見真際。

讀莊子須用一路沒要緊的工夫對付他。如泡藥酒。一般。火火氣味。自出。若偶有所見。強為掣住。到頭來心孔裡鑄成一土木魔君。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讀莊子須把眼界放活。則抑揚進退。虛實反正。俱無定極。惟跟着神氣之輕重伸縮尋覓。將去。總能大叩大鳴。小叩小鳴。

讀莊子須笑談鼓舞以讀之。今人讀書。只說苦心力學。殊不知眼前之理。終要苦心求合。至古人之理。明明擺在書上。何用鑽在間壁去。若苦心。

相伴者便與莊子相反

讀莊子要淺者深之。深者淺之。只如極平淡語句。中有無限含蓄。極奇幻語句。却是游戲神通。從此入去。迎刃可解。

讀莊子要如演雜劇一般。生旦淨丑。各各還他神氣。若有胸襟抱負的人。自漸漸藏入神氣去。而不知我之為莊。莊之為我矣。

繩崖氏再識

